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姑蘇志卷十二

明 王鏊 撰

水利下

元祐六年閏八月知杭州林希言太湖積水為蘇州大患乞委監司相度開決庶使民田可耕流移復業遂詔左朝奉郎邵光與本路監司同導決之元豐三年賜米三萬石開蘇杭州運河淺澱六年樞密院裁定蘇州開江兵給八百人專治浦閘

紹聖中浙部水溢詔賜緡錢二百萬以振之轉運副使
毛漸奏數州被害即捐二百萬倘仍歲如之將何以
繼請官貸錢七十萬緡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
至鹽官徹清水浦入海無錫芙蓉湖武進廟堂港常
熟疎涇梅李以入揚子江又開崑山七鴉下張諸浦
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顧匯二浦柘湖新涇下金山小
官浦悉入于海自是水不為患

元符三年二月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浦港溝瀆修

疊隄岸開置斗門水堰等役開江兵卒

崇寧元年置提舉淮浙澳牐司于蘇州以知崑山縣鮑朝懋提舉管幹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為太湖東注於海松江正在下流向來潮泥湮塞水溢為患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七十四里以常平緡錢米十八萬三千餘充調夫之費因令饑民就食確躬操畚耒以先之水道遂通或言饑民就役多死降三秩確曰此役不

興饑者當駢首就死以此獲愆吾所願也

大觀元年九月中書舍人許光疑奏蘇州之患莫若開江浚浦蓋太湖入海然後水有所歸今境內積水視去歲損二尺前歲損四尺良由開松江濬八浦之力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官詳究利害遂詔吳擇仁相度而開江之議復興矣十一月詔委本路監司檢按松江古迹疏導及命陳仲方為發運司屬官相度蘇州積水三年兩浙監

司奏請開淘吳松江復置十二牐

政和六年四月御筆訪問平江三十六浦自古置閘隨

潮啓閉歲久堙塞遂致積年為害仰莊徽

平江守

差戶

曹趙霖且逐浦經久利害破驛券遞馬赴尚書省指

說霖既上其說九月奏御筆差趙霖充兩浙提舉常

平前去本路措置興修積水其開浦置閘工料依元

相度檢計逐旋開治更不候保明先次施行去農隙

月分不遠趙霖更不引見上殿疾速發赴新任水患

日久占壓良田甚多一方受弊應有前後違礙並依
今來指揮合用錢米并辟官置司等令趙霖速具畫
一聞奏奏報並入急遞於入內侍省投進仍差童
師敏充承受奏報文字霖既受任復條具事日以聞
悉依御筆違者以違御筆論諸路監司州縣如有稽
慢闕悞以違制論其合用錢米越州監湖封樁米支
撥十萬石借支岑路諸州常平本錢十萬貫如闕則
以常平米及常平封樁錢貼支并降空名度牒二千

道給賣承信承節將仕郎官告各五十道其命詞並以興修水利為名別立價直將合用工料召有力戶備錢米官為募夫監部開修候畢工計實用錢米紐直給告或給空名許令變賣並與免勘會有無違礙書填仍不作進納出身就平江置局所奏辟官不拘常例制直牒指差理為在任月日不許辭免內選人考第舉官合格水利職事未畢未得赴部磨勘依方田官法就任改官幹當公事文武官各四員准備差

遣檢踏官共四員所用材料木植專辟使臣三員分往淮南江南路及溫處等州收買并辟置監轄造堰閘官俵散錢糧巡視催促檢覆工料官點檢醫藥飯食等官員其差辟官屬其間有才吏理湏旌別以示勸獎特以提舉常平司歲舉官數外改官從事郎一員縣令二員武臣陞陟二員積水之地正在崑山常熟兩縣各權暫添差縣丞一員今來開修平江諸浦緣常湖秀等州水勢會聚以成積水據所役人夫先

於平江諸縣雇募如闕即分那下常湖秀州雇募

趙霖

體究治水利害狀平江逐縣地形水勢利害各不相侔蓋浙西六州之地平江最為低下六州之水注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松江接青龍江東入于海而平江地勢自南直北至常熟縣之半自東至崑山縣地西南之半水與太湖松江水面相平皆是諸州所聚之水泛溢其中平江之地雖下于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于他處謂之堰身堰身之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孟積水南入注乎其中所以自古汧海環江鑿開港浦者藉此疏導積中之水由是以觀則開治港浦不可不先也港浦既已浚則必講經久不堙塞之法今瀕海之田懼鹹潮之害皆作堰壩以隔海潮裏水不得流外沙日以積此崑山諸浦堙塞之由也堰身之民每闕雨則恐裏水之減不給灌溉悉為堰壩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遇潮至

則于浦深開鑿小港以供已用亦為堰斷以留餘潮
此常熟諸浦堙塞之由也法當置閘然後可以限水
之內外可以隨潮而啓閉浦既已開閘既以置而太
湖松江之水與積水為一派沉沒民田者一遇風作
則高浪萬頃愈泄愈來縱使諸浦瀉之泄之涓涓來
之浩浩當斯之時障之不可疏之不可為之計者莫
若順其性而狹其流乃為上策所謂上策者大築圩
岸高圍民田而已如此則積水日削衆浦日耗矣大
抵三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築圩裹
田三者關一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序其開浦篇
曰高田引以灌溉低田導以決泄者浦也古人大小
縱橫設為港浦若經緯然按圖於舊得九十處或名
港浦或名涇浜或謂之塘或謂之漕以詢究古跡得
其為利之大者三十六浦區為三三上三下等而利
博在前所先也中等工費可減上三之二下等間
于上中之間或自大浦而分支別派工料之數又少

損焉其置閘篇曰瀕海臨江之地形勢高仰古來港浦盡于地勢高處淤澱若一旦頃議開通地里遙遠未易施力以拒鹹潮今於三十六浦中尋究得古曾置閘者纔四浦惟慶安福山兩閘尚存餘皆廢棄故基尚存古人置閘本圖經久但以失之近裏未免易堙治水莫急于開浦開浦莫急于置閘置閘莫利于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兩漲落潮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湍瀉遠地積水早潮退定方得徐流幾至浦口則晚潮復上元未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度往來何緣減退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即啓外水無自以入裏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于閘內使港浦常得通利免于堙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鹹潮多作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使塞則障積水今置閘啓閉水有泄而無入閘內之地盡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

閘必近外去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事積治地裏不遠易為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濶積水既已通流則泛海浮江貨船木棧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或欲住賣得以歸市出卸官司遂可以閘為限拘收稅課以助歲計五利也復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濃而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以堰為限遇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之地膏腴莫美于水田水田利倍莫盛于平江緣平江之田以低為勝昔之賦入多出于低鄉今低鄉之田為積水漫沒十已八九當時田圩未壞水有限隔風不成浪今田圩殆盡水通為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遇西北風則常熟之水東赴者亦然正如盛盂中水隨風往來未嘗停息嘗陟崑山與常熟山之巔四顧水與天接父老皆曰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也今若不築圩岸圍裹民田車畝以取水底

之地是棄良田以與水也况平江之地低於諸州唯
高大圩岸方能與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畧田非
謂得以播殖也將恃此以狹水之所居耳崐山去城
七十里通往來者至和塘也常熟去城一百五里通
往來者常熟塘也二塘為風浪衝擊塘岸漫滅往來
者動輒守風往往有覆舟之虞是皆積水之害今若
開浦置閘之後先自南鄉大築圩岸圍裹低田使位
位相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常
熟二塘之岸以限絕東西往來之水治之次也凡積
水之田盡令修築圩岸使水無所容治之終也昨間
熙寧四年大水衆田皆沒獨長洲尤甚崑山陳新顧
晏陶湛數家之圩高大了無水患稻麥兩熟此亦築
岸之驗目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間能作小塍岸圍
畧低田禾稼無虞蓋積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築但
民頻年重困無力為之必官司借貸錢穀集植利之
衆併工戮力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之中棄

一畝取土為岸所取之田令衆戶均價償之其貸借錢穀官為置籍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水成始成終之策若其當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常熟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三浦見今深濶水勢通快不須開治雖三十三浦崑山十有二謂掘浦下張浦七了浦茜涇浦楊林浦六鶴浦顧涇浦川沙浦五嶽浦蔡浦琅港浦常熟二十有一謂黃泗浦奚浦西成浦東成浦水門塘崔浦取涇浦魚磧浦鄔溝浦瓦浦塘浦高浦金涇浦石撞浦陸河浦北浦甘草浦千步涇司馬涇金涇錢涇黃鶯漕皆積久不浚當分為三等開修

霖以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興工前

後修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二年八月初十日罷

又宣和元年十月四日御筆訪聞平江府常熟縣常

湖秀州華亭泖並可為田仰趙霖相度措置名租限
一季了當具便民利害圖籍歲入以聞霖又應詔為
之修圍常湖通役二十四萬七千九百餘工二年八
月十一日詔旨罷役勾收人吏送平江府右獄根磨
錢物通支錢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三貫九百十
一文係度牒官詔坊場市易抵當等名色十九種焉
重和四年十二月知崑山吳昉浚至和塘

紹興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

時無甚害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而民田盡沒欲乞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二十九年知平江府陳正同言相視到常熟諸浦舊來雖有潮沙之患每得上流迅湍可以推滌不致淤塞後來被人戶圍裹湖瀆為田認為永業乞加禁止戶部奏在法瀦水之地衆共溉田者輒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

人各以違制論乞下平江府明立界至約束人戶毋得占射園裏有旨從之

紹興二十四年九月右奉議郎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郡低下之田多為太湖積水浸灌綠溪山諸水連接併歸太湖東南由松江入海東北由諸浦入江其沿江洩水惟白茅浦最大望令有司相視開決二十八年九月檢會周環面對水利詔令兩浙漕臣按視而轉運副使趙子瀟知府蔣璨計料開濬

事聞詔監察御史任古同浙西提舉徐康覆視古等
奏上比子瀟所議十減八九約以五千工月餘可畢
詔以御前激賞酒庫錢平江府如數給之二十九年
正月庚申興工從常熟東柵至雉浦入丁涇開福山
塘自丁涇口至尚墅橋北注大江分殺水勢二月癸

卯畢工

趙子瀟相視水利方畧紹興二十八年九月
日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知平江府蔣璨言

近被旨相度水利徧歷吳江吳長三縣民田湮沒去
處相視以至常熟北至揚子江又自崑山東至海口
推究源流講求利病今詢訪得浙西諸州平江最為
低下而湖常等州水皆歸于太湖自太湖以導于松

江自松江以注于海是太湖者數州之水所潴而松江又太湖之所洩也然以數州潴水巨浸而獨洩於一松江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揚子江又于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兩邑大浦凡三十有六而民間私下涇港又不可勝數皆可以決壅滯而防泛濫也後因潮汐往來泥沙積淤舊置開江之卒尋亦廢去此太湖所以堙塞而民田有漂沒之憂也天禧天聖間運使張綸于常熟崑山各開諸浦以導積水景祐間郡守范仲淹親至海浦開浚五河以疏導諸邑之水使東南入于松江東北入于揚子與海政和間提舉趙霖將命興修水利開浚三十六浦及役工僅常熟二浦崑山一浦而罷迄今四十年諸浦湮塞又非前日之比遂致民田告勞十歲八九今相視合開緊切去處常熟縣梅里塘白茅浦催浦福山浦黃泗浦崑山縣新洋江小虞浦顧浦郭澤塘總計役夫三百三

十七萬四千六百工錢三十三萬七千四百貫米一
十萬一千五百石各有奇崑山縣四浦工力不多止
用本縣食利戶開浚常熟縣五浦工力浩瀚係與吳
長等縣利害相及欲于三縣見賑濟人內募強壯人
充當所有差官起工等事續次條具申請緣平江府
積水今經兩月未退已妨種麥若不于農隙之際支
給錢米雇夫開治深恐來歲春雨積水
愈甚虧失常賦不便望賜指揮施行

隆興二年八月詔江浙勢家園田湮塞流水諸州守臣
按視以聞其平江府委陳彌作相度彌作乃上其宜
先治者十浦并合開圍田一十三處詔令守臣沈度
依限開掘既成復詔浙西提刑曾逮躬親審實

隆興二年八月臣僚奏請䟽浚三十六浦開浦圍田詔
兩浙運判陳彌作相度措置議開常熟許浦白茅浦
崔浦黃泗浦崑山茜涇浦下張浦七雅浦川沙浦楊
林浦掘浦凡十浦合開圍田一十三所詔令知平江
府沈度依狀開決許浦自梅里塘雉浦口東開至白
蕩白茅浦自黃沙港開至支塘橋崔浦自丁涇塘至
浦口黃泗浦自十字港開至奚浦口茜涇浦自界涇
開至鴨頭塘下張浦自東海汭開至千步涇七鴉浦

自梅浦開至李漕涇川沙浦自海汜開至六鶴浦楊
林浦自楊林橋開至陶家港掘浦自梅口開至五聖
港凡用工三百二十二萬錢三十三萬七千九萬

六千七百各有奇

按范至能新開塘浦記隆興二年
浙西郡國七大水崑山為甚明年

二月民饑且疫邑長李結得校工直募役濬浦五曰
新洋江曰小虞曰茜涇曰下張曰顧浦濬塘三曰郭
澤曰七鴉曰至和五旬而告休據此時奉詔開決十
浦而記畧不及之其新洋小虞顧浦郭澤至和蓋因

此修
浚耳

隆興六年十二月監進奏院李結獻治田三議曰務本

曰協力曰因時詔令胡堅常相度以聞其後戶部以

三議切當但工力浩瀚欲諭有田之家各依鄉例出

錢米與租佃之人更相修築庶官無所費民不告勞

從之

李結治田三議乾道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監都進奏院李結言蘇湖常秀所產為兩浙之最自

紹興十三年以來屢被水害議者皆歸積水不決之故以為積水既去低田自熟第以工役浩大事皆中

輟臣有管見治田便利三議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司農丞鄭亶議云古人治塘浦濶深者蓋欲

取土以為堤岸非專為決積水若堤岸高厚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尚出於

塘浦三五尺故雖大水不能入于民田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須

決泄而水自滿流矣此古人治低田之法也若知決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浚之地不過積土于兩畔之側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五七年填淤如舊前功盡棄為今之務莫若專務治田乞詔監司守令相視蘇湖常秀諸州水田塘浦緊切去處發常平義倉錢米多寡量行借貸與田主之家今就此農隙作堰車水開浚塘浦取土修築兩邊田岸立定丈尺衆戶與併力官司督以必成且民間築岸所患無土今既開浚塘浦積土自多而又塘濶深易以流淺田岸既成水害自去此臣所謂敷本之議也結又以為百姓非不知築堤固田之利然而不能者或因貧富同段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非協力不可百姓所鳩工力有限必賴官中補助官中非因饑歉難以募民興役非因時不可

乾道初沈度陳彌作又言疏濬崑山常熟縣白茅等十

浦並通徹大海遇潮則海內細沙隨泛以入潮退則沙泥沈墜漸致淤塞令依舊招置闕額開江兵卒次第開濬不數月諸浦可漸通徹從之

乾道八年六月前鎮江府兵卒鈐轄王徹言紹興二十八年開常熟五浦欲泄積水入江宜自常熟縣東開鑿至雉浦五十里引許浦縱水入江卻是雉浦西就民田創河二十五里號丁涇塘橫引水復入福山浦使二浦之水復歸一浦近縣之田稍獲灌漑且平江

居南北地形最下之處使歲有一尺之水則湖州平江之田高下皆溢故海濱三十六浦各置巡檢寨捍衛江海開浚港浦最急者五浦其黃泗浦與福山通流不須開鑿崔浦許浦白茅浦三所潮沙壅積必當疏導詔措置開鑿條約以聞其後知府邱宓言開鑿許浦固為水利然遇旱頓失鰭畜且役大難成遂止
淳熙元年詔平江守臣與許浦駐劄戚世明措置開浚許浦三旬訖工二年六月兩浙運副姜誥奏開常熟

縣黃泗浦崔浦許浦白茅浦而許浦最急時兩浙運判官陳峴言昨奉詔徧厯平江常州江陰諭民併力開濬川港畢始欲官給錢米歲不下數萬今百姓相率効力而成詔常熟知縣劉穎特增一秩餘論賞有差尋命提舉薛元鼎相視太湖沿流利害元鼎議常熟崑山之間茜涇下張七鴉許浦白茅五大浦為數州之利比年並皆湮塞前任提舉陳舉善勸諭人戶以漸開濬獨許浦猶未施工昨水統制馮湛乞用軍

兵開掘因與守臣不協遂已乞詔馮湛開濬十月知
府陳峴言奉詔措置增展開決許浦今日雉浦至梅
里道通橋三十八里自道通橋至許浦口一十六里
浚塘築堤植柳一萬株以固岸塍詔本路提刑曾逮
覈實以聞是歲薛元鼎又奏開運河五十四里

淳熙十三年羅點提舉浙西常平以澱山湖洩諸水道
戚里豪強占以為田故水壅不洩民田病之奏乞開
濬有旨命點躬親相視開掘農民聞命歡躍不待告

諭各裹糧合夫先行掘鑿於是並湖巨浸復為良田

羅點乞開澱湖圍田狀浙西圍田湮塞水勢所在皆有獨澱山湖一處為害最大因被姦民包裹圍田築斷堰岸致水勢無由發洩此湖上通蘇湖秀三州之水全藉古來斜路等港通洩湖水下徹大小石浦出吳松江入海遂委吳縣主簿劉允濟同崑山縣尉躬親看視采問利害據申到澱山湖東西三十六里南北一十八里旁通太湖匯蘇湖秀三州之水上承下洩不容少有壅遏華亭在湖之南崑山在湖之北湖水自西南趨東北所賴洩水去處其大者東有大盈趙屯大石三浦西有千墩陸虞道褐三浦中間南取澱山湖北取吳松江凡三十六里並湖以北中為一澳係古來吐吞湖水之地今名山門溜東西約五六里南北約七八里正當湖流之衝非眾浦北貫山門溜之中又有斜路港上達湖口當斜路之半又西過

為小石浦上達山門溜下入大石浦凡斜路港大小石浦分為三道殺洩湖水並從上而下通徹吳松江江湖二水曉夕往來疏灌不息以此浦港通利無有沙泥壅塞可以宣導水源今來頑民輒于山門溜之南東取大石浦西取道謁浦並緣澱山湖北築成大岸延跨數里遏截湖水不使北流盡將山門溜中圍占成田所謂斜路及大小石浦洩放湖水去處並皆築塞父老嘗言圍岸勿築時湖水平白漲起丈餘盡壅入西南華亭縣界大小石浦并斜路港口既被圍斷其浦脚一日二潮則泥沙隨潮而上湖水又不下流無緣蕩滌通利即今淤塞反高于田遇水則無處洩瀉遇旱則無從取水大抵水性趨下下流既壅其勢必須潰裂四出散入民田理無可疑者

淳熙十六年提舉詹體仁開河置斗門為旱潦之備

嘉定十年知府趙彥櫛䟽錦帆涇以達運河

紹定五年知府吳淵以吳江石塘橋梁摧圯給錢三十萬米一千二百石命邑令李挑巡塘官綦紐修葺又植蒲葦楊柳以為捍

淳祐六年發運使魏峻䟽至和塘東自夾潮塘西至戴墟浦亘四十餘里又立柵三十二以為禁防官出錢

二萬三千二百緡米二百一十石有奇

浙西提舉鄭霖為記

元至元二十四年水澇為災宣慰朱清喻上戶開浚自

婁門導水曰婁江以入於海麇得水勢順下不致甚害

大德二年立浙西都水監庸田使司於平江路設置專一修築田圍疏浚河道澱山等湖已有官定界畔諸人不得似前侵占復為民害違者聽庸田司追斷又潮沙淤塞河港亡宋時設撩淺軍人專一撩洗仰庸田司于二八月內依時督責如法疏浚毋致壅遏合用人工如何措置可以常久通行行省更為從長計

議又浙西官田數多俱係貧難下戶種納春首闕食
無田主借貸圍岸缺壞又自行修理官司不為存恤
以致逃竄荒廢官田今後管民官司並不得將此等
佃戶差充里正主首及當一切催甲等役妨廢農務
失誤官租如違仰庸田司究治又澱山練湖諸人占
湖為田歲納租米另行收貯若有合用修浚工料從
庸田司募工支用

大德八年夏五月中書省准江浙行省咨任仁發言吳

松江淤塞奏立行都水監仍於平江路設置直隸中書省及命行省平章徹爾提督疏浚繼降詔條云修浚河道閘壩一切合用物料行省即於官錢內收買應付又浙西苗糧戶內起夫一萬五千名自備什物每名工役一年免糧一十五石其軍站除贍役地外依上科著僧道伊嚕勒昆達實密不分常住并權豪官員不以是何投下不納官糧之家以地五頃著夫一名從行都水監選委廉幹官員部夫督役其有釐

立事功廉能稱職者行都水監具迹舉明其著明夫
戶雜泛差役權行蠲免是歲十一月仁發以吳松江
故道湮塞為浙西居民害上疏條陳利病疏道之法
西自上海縣界吳松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洪迤邐入
海長三十八里深一丈五尺濶二十五丈役夫一萬
五千為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有奇至九年二
月畢工

任都水水利議答議者曰吳松江前時深通
今日何為而塞豈非如海變桑田之說非人

力所可為者歟答曰東坡有言若要吳松江不塞吳
江一縣之民可盡徙于他處庶上源寬濶清水力盛

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哉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柵或作堰為築堤為橋及有湖州港汊又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清水平日弱混潮日盛沙泥日積而吳松江日就淤塞正與東坡所見合若曰如海變桑田一付之天則聖人手足胼胝盡力溝洫皆虛言也聖人豈欺我哉所當盡人力而可為也議者曰錢氏有國百餘年止長興間一次水災亡宋南渡百五十餘年止景定間一二次水災今或一二年三四年水災頻仍其故何也答曰錢氏有國亡宋南渡全藉蘇湖常秀數郡所產以為國計常時盡心經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間水利當興水害當除合役軍民不問繁難合用錢糧不吝浩大必然為之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豪富上戶簞言不能亂其耳珍貨不能動其心又復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田連阡陌位位相接悉為膏腴之產以故二三百年之間水災罕見國朝四海一統

又居位者未知風土所宜視浙西水利與諸處無異
任地之高下任時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間水旱頻仍
也議者曰蘇州地勢低下與江水平故曰平江故稱
澤國其地不可作田今欲圍築亦逆土之性耳答曰
晉宋以降倉廩所積悉仰給于浙西之水田故曰蘇
湖熟天下足若謂地勢低下不可作田此誠無稽之
論何以言也浙西之地低于天下而蘇湖又低于浙
西澱山湖又低于蘇湖彼中富戶數千家每歲種植
芡蘆編釘椿篠圍築埂岸豈非逆土之性何謂今日
盡成膏腴之田此明效大驗不可掩也既是澱山最
低之處尚可經理為田卻說已成之田不可作田何
其愚也議者曰水旱天時非人力所可勝自來討究
浙西治水之法終無寸成答曰浙西水利明白易曉
何謂無成大抵治之之法有三浚河港必深濶築圍
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設遇水旱就三者而乘除
之自然不能為害儻人力不盡而一切歸數于天寧

有豐年耶東坡亦言浙西水旱乃人事不修之積正此謂也昔范文正公親開海浦議者沮之公力排浮議疏浚積潦數年大稔民受其賜載之方冊昭然可考謂之無成可乎議者曰河渠圍岸開竇三者俱備則水旱可無民食可足誠為久遠之計朝廷何為而廢之答曰范文正公宋之名臣盡心于水利嘗謂修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三者倘矣水旱豈足憂哉國家收附江南三十餘年浙西河港圍岸開竇無官整治遂致廢壞一遇水旱小則小害大則大害是以年年有荒蕪不可種之田深可痛惜今朝廷廢而不治者蓋募夫供役取辦于富戶部夫督役責成于有司二者皆非其所樂所以猾吏豪民構扇必欲沮壞而後已朝廷未見日後之利但厭目前之擾是以成事則難壞事則易東坡亦云官吏憚其經營百姓畏其出力所以累行而終輟不能成久遠之利也議者曰行都水監既是有益衙門何眾口一詞

皆謂無益而明議罷之答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之事之利害久而始明彼小民無知但見工役之繁
豪民肆奸又吝供輸之費所以百般阻撓但謂無益
以敗乃事殊不知浙西有數等之水極治方畧皆不
相同非立專司豈能成功使水監衙門真為無益古
之有國者亦廢而不置久矣何為周漢唐宋之世未
嘗一日不用心盡力經營水利之事列之史傳代有
其人諺曰水利通民力鬆斯言信矣若浙西低下之
地不湏水監即今中原高阜之處水監既不可缺而
低下之處乃謂不必置何不智之甚也數年之後河
港淺塞水害茲甚有憂民忠國者出必復興修水利
之事彼橫議者豈得終沮之哉議者曰水利固不可
不修然今隴西漢唐二渠止是責於有司修浚民更
不擾浙西水利何不亦責之有司答曰隴西二渠長
流水也浚成深渠水自下流治之無難浙西水性不
一整治方法亦殊豈可以漢唐二渠例視之哉宋賢

如范文正公蘇文忠公王荊公朱文公皆今世大儒
經綸天下之大材尚各建築設官置卒專力經營必
有所見若有司兼
管何往而不敗事

泰定元年江浙行省以平江松江通海河道壅塞軍民
官勢侵占水面為田逐年水旱相仍官民虧失大利
委官同本處正官踏視講議到吳松舊江二道烏泥
涇大盈浦二河合挑緣癸巳歲禁止動土請工部論
報云上項河道江浙省已嘗講議修則官無虧糧民
可足食難與其餘土木之工一體停罷奏命行省左

丞多爾濟巴勒知水利前都水少監任仁發董督常州
湖州嘉興平江與本府不分是何人戶實有納苗田
一頃五十畝差夫一名計四萬有奇每名日支口糧
三升中統鈔一兩賜仁發銀一錠襖子二領始於是
年冬十二月次年正月訖功仍令講究久遠不致淤
塞良法

至正元年中書以江浙行中書左丞相欽察台開府言
浙西水利近年有司失於舉行隄防廢弛溝港湮塞

水失故道民受重困今後莫若都水監官歲委一員
分治仍令各處農事正官帶知圍田署銜責任有歸
及監察御史言宜復立都水庸田使司慎選諳曉水
利恪守官箴之人披按圖志討論舊治於必合開挑
之處將原額租稅除豁合用工本官為支給使專其
任責以成效於是奏立使司復於平江路設置命工
部尚書圖魯行省平章正事珠爾噶岱南行臺與浙
西廉訪司官各一員選知水利之人相其舊迹必合

開挑各處農事正官結銜知渠堰事聽受使司節制
各官既轉嘉興首會郡堂以商論堂書訐謀大興甯
斷隆尚厥功平章見役鉅民疲特畧之論遂不合而
罷吳人陸行直者承平章風指上書言於有司曰辛
巳太歲位在東南浙間丁其方位修營動土厯家忌
之有司騰其言以次達於朝尚書知之怒繫行直而
使諸中書規駁論罪之由是肇工於是年冬十月撩
漉吳松江沙泥浚各閘舊河直道與漕渠張涇及風

波南俞北俞鹽鐵官紹盤龍浦匯六磊石浦等塘役
夫一十九萬八百人用糧四千七百石鈔三千一百
錠各有奇次年春二月訖功

潘應武言決放湖水

浙西地勢極低米糧豐厚自福山而下有二百八十餘里沙岡深以

限滄溟岡身之間有港浦一百五十餘處太湖三萬六千頃受納三州之水溢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松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又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澱山湖由港浦而入海古人開港浦漚涇瀝之類無非為去水計使民居無昏墊而土可耕種居民常常修築圍塍官府常常修浚水路澇則車水出田旱則車水入田公私之利豈不博哉若公私之力少有不及則民居蕩析而厚利以失錢王時置撩淺軍四部七

八千人專為事導河築隄宋初廢弛故常有水患至仁宗朝范文正公親歷海濱開浚五浦費錢米一十八萬餘貫石自後置豐田水利使者專管湖塘河渠趙運使任內用錢米四十餘萬至理宗朝創立魏江江灣福山水軍數千人專修江河湖塘僅免水患歸附後軍散營廢河港湮塞其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曰斜漚口曰叉港口曰小曹港曰大漚口曰小漚口各濶十餘丈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曹大盈等浦入青龍蟠龍江而出海古人為之尾閭門宋法禁人占湖為田為洩水路故也歸附後權勢占據為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淪悉皆淺狹潮水湖水不相往來攔住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泛濫西北風水下澱山湖卻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等處泛濫皆因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為害去夏一水澱山湖太湖四畔良田至今不可耕種今年可種者皆是以

人力與天時爭勝負農家日夜踏車車水出田子女
生趼田外河水高於田內數尺近有稻禾將熟又為
暴風驟雨激破圍塍全圍渰沒子女號天慟哭老農
血淚交頤今秋雖熟即日萊麥無土可種或遇風雨
來歲又是荒歉建言屢矣未見施行一日過一日一
年復一年積久不決圍塍坍塌再遇淫雨患為魚池
民居蕩析公私坐失厚利彼時修治用費既廣民力
困乏悔亦無及愚昨隨營田司官親曾相視水勢與
高年老農知識地理人講究得澱山湖東大小漕港
斜厓等處固是洩水尾間今為權勢占據卒難復舊
澱山湖北有道謁浦石浦千墩浦小滙口四處取江
波近水勢順便今若先于此四處開浚決放水路以
救百姓以保公私寔為居安慮危經理根本之計
水減退然後次第開浚諸處河港此即古人所謂下
流既通上流可導也○復言便宜伏詳東坡先生曰
三吳之水潴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

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
清駛輒隨滁去海口常通則湖中少水患此數句包
盡浙西水路下一駛字斷盡浙西水性駛疾也言水
要活要疾要流要駛如萬馬之奔驟也浙西水道自
丙子年歸附時招民官慮恐哨船入境據掠鄉村將
河港釘塞吳江長橋係太湖眾水之咽喉據其橋南境
古來水到龍王廟後被築塞五十餘丈沿塘三十六
座橋洞寔鄉村眾流之脉絡多被釘斷亦有築寔為
壩者所以不流不活不疾不駛不能滁去淤塞以致
澱山湖東小漕大漕等處湖沙壅積數十里之廣被
權勢占據為田湖水潮水不相往來如人便溺不通
水滿胸腹間四年兩澇朝廷虧失米糧數百萬石浙
西百姓離散大半今日蒙政相公敷奏決放湖水入
海百姓父老聞風鼓舞已有更生之望續見諸人陳
言俱非救弊良策切恐有誤國聽徒費錢糧為今之
計以決放湖水為急務澱山湖北道褐浦石浦十墩

浦小瀝口四處寔係今日湖水入江下海要道今先
浚此使湖水通流然後開浚沿塘橋道鄉村河港謹
條具事宜于後一澱山湖北一帶自廟兒頭港至趙
屯浦一百餘里共有港浦一十三條今皆淤淺應武
昨與營田劉副使登澱山寺鐘樓上遠望惟有道福
浦石浦最低下取江頗近水勢甚便叩問當地耆老
俱曰十年前潮水往來近方湮塞此處宜及早脩浚
一沿塘三十六座橋道及葑門外至吳江七里橋多
有上下橋道壩塞不通數內第四橋下水路來自湖
州大錢港衝出塘東湖洶問入笠澤湖汾湖白蚬江
下急水港直至澱山湖自然此處水甚洶湧歸附後
被人占據又造橋築隄水益淺狹宜委官相視仍復
通放一舊時長橋南垓水至龍王廟側歸附後壩塞
五十餘丈見蓋房與軍戶居以致太湖出口狹小水
不通微易致泛濫宜委官往視指定龍王廟基諭會
軍戶移入營內仍舊造橋相接一吳江長橋寔三州

太湖之咽喉沿塘橋道實鄉村河港之脉絡前宋立水軍三四人吳江知縣職銜帶提督湖廣河渠縣尉職帶巡視湖塘河渠設官田米三千餘石名脩橋米歸附時又名脩浚縣河米凡有橋道坍塌毀水路壅塞本縣自行支取隨脩治自此浙西三十年來並無水害范文正公治水議乞敕諸路行勸課之法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今日參政為浙西生靈陳請決放湖水入海此三百年一遇深恐去後仍舊廢弛沿塘橋道河渠於修浚如蒙以官田撥付吳江縣管隸選委經任好人充吳江縣尹職銜帶提領湖塘河岸勸農事縣尉職帶巡視湖塘河岸崑山縣尉職兼巡視江湖河岸常切點視前項沿塘橋道河渠并道褐浦等處但有圯壞湮塞隨即修浚如此則自然永無水患寔為公私無窮之利也

前都水書吏吳執中言順導水勢

浙西古揚州之域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得水利雖博而被水之害亦大宋有郊橋者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為率自淮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大江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大抵浙西水澤之數外高內低勢若盤盂但遇霖淫水輒泛濫欲使洩于江海其江海日有兩潮抑遏湖水渾流倒注來速去遲日積月增漸致淤澱導之有力則有無窮之利治之無術則有無窮之害古之智者蓋未嘗不深察于此而盡力乎溝洫也國家收附江南之初年穀屢登不聞水患所司因循失於經理積而至於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六年之間三遭大水所在膏腴悉成巨浸百姓缺食賣子鬻妻不可勝計官糧虧失後中書省奏准大興工役開挑太湖練湖澱山湖等處并通江達海河港又加一脩築岸圍自此歲獲豐收所在官司宜

將已開河道時常修治庶幾不廢前功奈何牧民者
畧不顧問太盈等浦漲塞如舊吳松江面淤澱愈增
幸而數年之間雨水頗調不覩其患倘值往年水潦
為害非輕近蒙朝廷設都水庸田司專督其事敦本
防災可為良策每年勸率百姓脩築田圍浚治河道
羸有成效然而數年之間事功齟齬識者固已憂之
去年春夏之交淫雨頻作平江松江大被水災溝洫
滿盈田園損壞今都水庸田司又已革去修浚之責
歸於有司且吳松江舊云可埧千浦今則東自河沙
匯西至道褐浦兩岸漲沙將與岸平其中僅存江洪
比之舊時百不及一雖汪洋之勢見於上海新涇太
倉劉家港豈能盡洩諸郡之水又鎮江丹陽縣之練
湖亦被豪權於湖面高處圍裹成田侵奪衆利浙西
水鄉農事為重河道田圍必常修浚二事可以兼行
而不可偏廢今修圍一事有司已有定式澱山練湖
亦有原定界畔必須嚴切申明常加浚治吳松古江

已被湖沙湮漲役重工多自非人力可及其澱山舊湖多為豪戶圍畧成田恐亦未易除毀即今太湖之水迂迴宛轉多由新涇及劉家港流注于海合無順其必趨之勢于上海太倉等處相視可開河港盡行開鑿務使支脉貫通流洩順便乞照腹裏會通河并新開通惠河撥戶差軍體例設立撩淺人夫專一修理以防向後復淤之患官民幸甚

周文英三吳水利

蘇湖常秀土田高下不等以十分為率低田七分高田三分所謂天下之

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無過于浙右五代末吳越錢王獨居東南專享此利宋范文正公嘗論于朝曰江南園田每一園方數十里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嘗詢訪高年云曩時兩浙未納土時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餘人又有撩清夫專為

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是時歲熟錢五十文糴米一石自歸宋之後慢于農政不復修舉田園河港大半墮壞今江浙之米石不下一貫比之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前都水監于江面置閘節水終非經久良法且如見置閘三處本意潮來則拒潮來之水潮退則放江水決潮殊不知江水源築塞水勢細緩內水外水高低無幾又閘之相去不遠決放之水既淺且緩又烏能衝激潮沙而不積于江也於常年初無損益設遇滯歲覲其傾洩江湖巨浸則見其不能此所謂徐行拯溺緩步救焚者也海者百川之所宗水有所歸則不泛濫善治水者必識其源流可也嘗經行太倉劉家港及吳松江之左右登高眺遠隨流尋源為今之計莫若因水勢之所趨順其性而疏導之則易於成功劉家港南有一港名南石橋港近年天然深濶直通劉家港西南通橫塘以至夏駕浦入吳松江其中間有迂迴窄狹處若使

疏浚深濶則太湖洩水一大路也某今棄吳松江東
南塗之地姑置勿論而專意于江之東北劉家港白
茅浦等處迨尋水脉開浚入海者蓋劉家港即古婁
江三江之一也深港濶此三吳東北洩水之尾閘斯
所謂順天之時隨地之宜也惟開浚之法付之有司
例將有田之家差夫動擾猶為未便乞從省府差委
諳通水利官詣沿海各處相視合浚港浦具數計工
擬議申聞或都水監分官前來或選省府能官于浙
間富戶勸率百十家斟酌遠近及功績巨細照依捨
糧賑饑例優以官祿擬定品級令其開浚考其成功
如工役輕省者量行優叙如功績重大者優以一官
激勸勉勵庶幾勞而無怨擾不及衆假如凶年勸令
富戶捐糧振濟不過救一歲一處之灾上有以官推
此恩例成此美績則可弭浙西數郡久遠之災寧不
偉歟經治之後更湏都水監差官按行嚴督各州縣
每歲修葺使其經久不廢或委行省官專一提調庶

幾就督事嚴免致有司樂歲則苟且玩視以為常程
設遇澇歲則縮手無措敗事傷農詩所謂追天之未
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牖戶者此也水利
有成則樂歲相仍國富民安誠非小補

本朝洪武九年八月長洲縣民俞守仁等詣縣狀訴蘇
州之東松江之西皆水鄉地形洿下上流之水迅發
雖有劉家港難泄衆流之橫漬張氏開白茅港與劉
家港分殺水勢自歸附以來十餘年間並無水害今
夏淫雨又山水奔注江湖增漲况常熟崑山之民于
白茆四近崑承湖南諸涇及至和塘北港汊盡為堰

壩不使通流雖曾差官開浚彼民隨開隨堰本府遂差官會同相視淤塞港汊丈量計工開浚

永樂二年朝廷以蘇淞水患為憂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疏治尋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賫水利集賜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以聞既得請遂集民丁開浚自崑山縣東南下界浦掣吳松江之水北達婁江二年冬復挑嘉定縣四顧浦南引吳淞江水北貫吳塘亦由婁江入海又浚常熟白茅塘導諸水入楊子江

夏忠

靖公治水奏臣奉職不稱重貽宵旰之憂夙夜警惕
惟勤咨訪欽承聖諭愧感交集臣與共事官屬及諳
曉水利者參考輿論得其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松最
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
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為浦港湮塞匯流
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松江諸浦導
其壅滯以入於海按吳松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
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
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百二十餘里雖
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澹浦
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漲塞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
費浩大灘沙泥淤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
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逕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
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松南北兩岸
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
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

傍有范家浜至南踰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圍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

正統五年六月廷臣奏言江南賦稅多取給於蘇州其田卑下常有渰溺之患宜設法䟽浚以利生民從之令巡撫侍郎周忱等兼總其事許以便宜處置忱檢視嘉定吳淞江直流百里餘東連大海西接太湖而北平坦滋生草蔓民因開墾成田江水壅塞不能通流乃親往江上立表于江心督民間挑修崐山縣顧

浦自是水得䟽洩矣

正統七年吳中大水繼以七月十七日颶風時巡撫侍郎周忱預奏量留官糧府一二十萬石縣亦五六萬石賑濟其年各處低圩岸塍俱被衝坍時水利等官先已被巡按御史何永芳奏革公奏取曾經任過辦事官量撥一二十員准其歷俸年月管修田圩開塞河道畢日送回吏部未半事完

景泰五年夏大水滄浸田禾經久不退侍郎李敏知府

汪許議當開浚白茆等塘以洩之許躬往常熟縣相
視久不䟽濬壅成隄堰近民耄倪皆卧泣其上以求
免言一開浚則堰下之田亦就浸矣許不許強之挑
濬青墩浦橫瀝塘共五六里以通白茆塘鑿開三堰
約三四里引水通鮎魚口其海口淤塞漫生叢葦仍
挑去約千餘畝於是水得歸海

天順二年巡撫左副都御史崔恭訪得吳淞江利病即
親詣其地以三年二月督工挑浚分江為三段崑山

縣自夏界口至白鶴江挑四千六十七丈上海縣自
白鶴江至下家渡挑四千六十七丈嘉定縣自下家
渡至莊家涇挑五千五百六十七丈江深一丈一尺
面濶十丈二尺底濶四丈出舊江一萬三千七百一
丈

成化五年吳縣知縣樊瑾因太湖近胥口處凡呂山周
山東陽梅舍等處人出入必經此若遇風波屢有覆
溺之患准本地民呈行以香山西南隴阪間舊有河

名九曲港者淤塞已久即起本地人夫重加開濬共三千八百五十餘丈

成化八年置僉事于浙江專治蘇松等府水利吳縣知縣雍泰承檄治採香徑廢堰堰傍糧田數千頃遇乾旱輒稿泰領民尋源得於穹窿山隴阪間盖由山腰法雨泉流出者上為一堰下分二道一道東由白馬嶺南流踰趙墓折而西一道下山淩環趙墓復遶而東二流相合近採香逕潄聚成潭仍躬相地宜甃

砌二百石堰堰各置牌隨水旱而啓閉之三閱月而
成又南檢踏三洋嘴西北入太湖地如牛角然游湖
在其左貢湖在其右風濤剝蝕日就頽圯復發錢市
山石由馬山西南而東築護堤千餘丈而湖田藉以
無恙矣

成化十年正月巡撫右副都御史畢亨與知府邱霽議
開吳淞江面濶一十四丈五尺底濶八丈五尺水深
一丈二尺自夏界田起至西莊家港嘉定縣分挑六

千三百五十三丈六尺崑山縣分挑五千三百五十三丈七尺共長一萬一千七百七丈三尺用夫四萬六千八百三十

弘治四年五年七年吳中大水廷臣言當疏濬水道八年正月工部侍郎徐貫奉敕諭與從行主事祝萃會同巡撫都御史何鑑知府史簡尋訪水道通塞之由以吳江萬六千人開濬長橋水竇䟽太湖之水以及吳淞江蓋江口被民田之及叢生葦荻蔓延數千畝

至是墾除之以長洲吳崑山常熟嘉定等縣十萬五千餘人挑濬白茆港并斜堰七浦塘共長二萬四千餘丈并東開鹽鐵塘十八里西濬尤涇七里民夫皆給以口糧計八萬八千二百六十餘石由是諸涇港首尾皆貫於白茆而水有所歸矣

尚書徐貫治水奏臣等切惟東南地

勢低下水患自古有之永樂初元水復漲溢太宗文皇帝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大加疏治方得止息逮今九十餘年各處港浦仍復湮塞為患滋甚仰惟皇上軫念地方命臣等會同修復蓋將拯墊溺之民于衽席之上化魚鱉之區為稻粱之域臣等敢不罄竭駑鈍以圖仰副聖意用是夙夜不遑寧處相度施工竊

見嘉湖常鎮水之上流蘓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浚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浚無以道其歸于是督同委官人等將蘇州府吳江長橋一帶茭蘆之地疏浚深濶導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松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松江以達于海開白茅港并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以注于江又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以達于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淞涇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通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荆溪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江上流疏通不復湮滯自弘治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興工至八年二月十五日工畢幸而一向天氣晴和人無疫癘凡百衆庶爭先效勞即今水患消弭人無墊溺之憂田有豐稔之望列郡士民莫不慶抃是非臣等之能皆皇上盛德大福廣被東南之所致也今將修浚過港瀆畫圖貼說謹具奏聞

弘治九年工部主事姚文灝築沙湖堤廣三大袤三百

六十丈

吳寬沙湖堤記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數曰具區浸曰五湖今蘇郡在古揚州境

內而具區即太湖也又在今吳縣境內獨所謂五湖者莫考其蹟然水所潴輒數千頃以湖名者不知有幾豈即周禮之五湖邪或曰太湖中分為五故名夫既曰具區不應複言五湖是必不然凡田之並湖者既藉灌溉之利而風波衝激田塍輒崩則有浸淫之苦至于舟楫往來固擅乘載之利然而風波倖興港潴無避亦有覆溺之憂蓋利害之相倚伏如此湖之在偏隅者不必論若距郡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崑山嘉定崇明之人之所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橫絕道上其北多腴田其中多舟楫人以為患者尤甚不獨此爾旁有盜藪以行劫為業客舟為風波所阻集于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昔人欲築堤以

捍之者久矣皆以土石所施無所附麗其功難成遂置之乃弘治丙辰工部主事姚君文顯奉敕來督水利始白于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謂隄可築公往視之亦曰可築且曰是宜用卷埽法蓋吾治河決時所已試者也謀既協姚君乃專任其事先時君從工部侍郎徐公濬常熟江口獲葦利之占于民者以為公用及是遂賴其濟一時夫卒盡力材用畢具工垂成而君移疾去矣今郎中傅君潮來代周行田野水利大興他日行至沙湖歎曰是堤之功其可已乎至是巡撫為左副都御史彭公復勸相之而堤竟以完告其濶為丈三長為丈三百六十隱然如城堅壯可久而水勢汪洋安流成渠人皆稱便惟古土功之興春秋謹之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易為功違之則難然又有難易焉者孟子曰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蓋言因其勢者則易也故世之捍水者未有不因于土之勢然非知乎水之性亦終于壞而已今

夫沙湖為隄既無所因可謂難矣顧其水湍悍特殺而抑之其漩洄演漾固無所滯此其所以竟成也彼梁作淮堰成而即壞惟障而塞之不知其性爾水利之不行已久行則有利焉然能去其患則利在其中如是隄然蓋耕者無浸淫之苦則安于田畝行者無覆溺之憂則樂於道路賈者無掠奪之恐則保其貨財利何博于此是役也前守為史侯簡今為曹侯鳳皆經畫其事者若通判陳緯知縣劉珂鄺璠縣丞陳謙寶庠生簿喻秉則勞績並著皆可書者于是傅君使來請文刻石于郡人也喜水患之能去且知君才操與姚君之美無忝于上命也遂為之記後之人尚謹視之以無隳其功云

姑蘇志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姑蘇志卷十三至
六

詳校官編修_臣曹振鏞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_臣劉清澗

欽定四庫全書

姑蘇志卷十三

明 王鏊 撰

風俗

大江以南風俗大抵畧同而亦與時為高下不能
齊也若夫歲事農漁市井歌舞方言皆其俗之可
驗者因具列焉

吳之先雜於蠻夷泰伯仲雍居之斷髮文身以同其俗
陋可知矣其後申公巫臣教之騎射子胥孫武又能

以武強其國黃池之會與晉爭先而干將要離又以
鑄劍擊刺擅於國中故有吳王好劍術國人多癡瘡
之語一時所尚可見至楚漢時其子弟尚能隨項氏
北破秦兵雖曰土綿力薄其風亦壯矣然春秋時季
札聘上國觀周樂逆知列國之強弱存亡於數百年
之後言游北學以文學列於孔門吳民之秀而文蓋
已肇於此漢世稱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由
今觀之吳下號為繁盛四郊無曠土其俗多奢少儉

有海陸之饒商賈並湊精飲饌鮮衣服麗棟宇婚喪
嫁娶下至燕集務以華縟相高女工織作彫鏤塗漆
必殫精巧信鬼神好淫祀此其所謂輕心者乎然自
孫氏有江東顧陸名宗多出吳下典午南渡衣冠來
歸當時已有君子尚禮黎庶敦龐土風清嘉之稱蓋
自朱買臣陸機顧野王之徒顯而人尚文支遁道生
慧嚮之儔起而人尚佛至趙宋時俗益丕變有胡安
定范文正之遺風焉及宋南渡中原文獻半隨而南

國朝又升為京輔郡百餘年間禮義漸摩而前輩名
德又多以身率先如吳文恪之廉直楊旆顏之醇厚
葉文莊之清嚴吳文定之淵靖又皆以文章前後振動
一時今後生晚學文詞動師古昔而不桎於專經之
陋矜名節重清議下至布衣韋帶之士皆能摘章染
翰而閭閻畎畝之民山歌野唱亦成音節其俗可謂
美矣唯夫奢侈之習未能盡革亦惟在位長民者有
以化導之耳

郡城之俗大校尚文而其西過華其東近質郊郭下縣則依山者多儉或失之固依水者多智或失之訐濱海者多濶疏或失之悍善者君子之教也失者細人之習也

孔子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斯言盡之終古不易今吳民大率柔慈或遇上慢下暴往往容隱弗之校焉

吳俗善漁以其生長江湖盡得水族之性矢魚之具尤

多陸龜蒙皮日休嘗為魚具詩序其事

大凡結繩持網者總謂之

網罟之流曰罟曰罾曰罾圓而縱捨曰罾挾而昇降曰昌縉而竿者摠謂之筌筌之流曰筍曰車橫川曰梁承虛曰筍編而沈之曰筍矛而卓之曰獵矛也棘而中之曰叉鏃而綸之曰射扣而駿之曰根以薄板置瓦器上擊之以驅魚置而守之曰神鯉魚三百六十歲蛟龍輒率而飛去年置一神守之則不能去矣神龜也列竹于海澨曰浣吳之浣瀟是也錯薪于水中曰篠所載之舟曰舳舻所貯之器曰筌筌其他或術以招之或藥而盡之皆出于詩書雜傳及今之聞見可考而驗不誣又擇其任詠者作十五題其所謂十五題者曰網曰罾曰筍曰釣筒曰釣車曰魚梁曰叉魚曰射魚曰鳴根曰浣曰篠曰種魚曰藥魚曰舳舻

曰太湖漁人以三等網行湖中最下為鐵腳魚之

善沈者遇之中為大絲網上為浮網以截魚無遺秋風大發以舟載釣繫餌沈之巨浪中取白魚謂之釣白天寒以火自炙投石穴取魴魚方春魚遊食則藥之令盡浮其在溪浦者為簞港瀆為罾蘆葦之間者為叉列于海濱曰滬數舟連絡發其匿而得之者為艚艘艚艘則衆扣竹器以出之薪而招之者為蕪皆窮極巧妙以與魚遇其舟則或方行或反行或前後相尾其相尾者為舳舻已捕而貯之有筍有筒有簍

之屬漁人以魚入市必擊鼓賣之其賣者舊以魚斗

數魚以二斤半為一斗

皮曰休詩趣眠無事避風濤一斗霜鱗換濁醪莫恠兒童

一得盡行煙不雨漉車鰲

今不復擊鼓用斗男女老於舟中足盤

辟不伸市中自辨

市井多機巧繁華而趨時應求隨人意指縵采銀黃相

射于市而亦多輕脆始與交易必先出其最廉者久

扣之然後得其真最下者視最上者價相什百而外

飾殊不可辨

如泥頭貨郎頭之類

其行賣于市者或扣金或擊

竹裝檐皆分色目見其裝則知其所藏

農既專力其用心自精占測氣候詳密多驗由元旦至於歲暮凡風雲暘雨之變潦暵豐歉之兆趨避弛張

之宜咸有口訣韻語彙類極繁謂之吳中田家五行

大略亦有可紀元旦侵晨占風雲

風自東南來則歲大稔東風次之東

北又次之西則歉西北有紅黃雲則稔白黑則歉

以瓶汲水日準其重輕為

水旱

自元日至十二日而當一歲之月重則其月多水輕則旱

建一尺五寸之表

以候雨暘

負暄野錄載吳農以正月十五夜月明時建木表于地據表之長而中分之為七寸

半者二月影適及為二月八日祭祠山之神候西南

豐不及則旱過則水

風而知有秋四月十六日望晴雨以候歲

是日晴則水大雨則

旱惟陰雲為佳芒種後得壬日為梅始梅日則多雨故亦謂之

梅天夏至日起時時分三節共十五日中時有雷則雨仍多謂

之倒黃梅凡梅時皆滋田之日也春夏甲申日雨知

米貴四月二十日為小分龍五月二十日為大分龍

皆忌雨霓立秋日忌雷鳴秋後虹見為天收言收數減也

八月二十四日為稻稿此日雨則雖得穀稔亦腐重

九晴則藁乾小雪日雪則穀賤又三月三日聽蛙聲

午前鳴者高田熟午後鳴低田熟

唐人詩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

又有鰕荒蟹亂之語餘不勝載

勤稼穡故女亦從事蒔刈桔槔不止餉饁而已工纂組故男藉專業家傳戶倩不止自給而已

虎邱人善於盆中植奇花異卉盤松古梅置之几案間清雅可愛謂之盆景春日賣百花更晨代變五色鮮穠照映市中其和本賣者舉其器折枝者女子于簾

下投錢折之三四月賣時新率五日而更一品

如王瓜茄

諸色豆諸海鮮

枇杷楊梅皆迭出

後時者價下二三倍五月五日賣

花勝三伏賣冰七夕賣巧果皆按節而出喧于城中

每漏下十餘刻猶有市

杜荀鶴詩夜市賣菱藕

大抵吳人好費

樂便多無宿儲悉資于市也

吳音清柔歌則窈窕洞徹沈沈綿綿切于感慕故樂府

有吳趨行吳音子又曰吳歆皆以音擅于天下侘郡

雖習之不及也陸機吳趨行亦因古曲之餘以道吳

地之淑美

陸機吳趨行楚妃且勿嘆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自有始請從

閭門起閭門何我我飛閣跨通波重樂承游極回軒
啓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鮮風過山澤多歲育土風
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
光諸華王迹頽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手
頓世羅邦彥應興運策若春林苑屬城咸有士吳邑
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
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權為此歌

吳音至後代漸缺唐

初歌者多失其清婉議者求吳人習之還得其本音

貞觀中有趙師者稱吳音清遠若長江廣流綿綿徐

遊有國士之風亦有白紵舞拂舞白符舞白鳬鳩舞

紵本吳中物用以制衣故有巾袍之言俳歌所謂皎

皎白紵是也

陸龜蒙白紵詞吳宮夜長宮漏短簾幕四垂燈焰暖西施自舞王自管雲紵翻

翻鶴翎散促節牽繁舞腰嬾舞腰嬾王罷飲蓋覆西施鳳花錦身作匡牀臂為枕朝佩縱縱王宴寢醒來

閨門報無事子胥死後言為諱近王之臣諭王意共笑越王窮惴惴夜夜抱冰寒不睡

又有子

夜歌子夜四時歌晉人賦之最衆以女子名子夜故

作此詞調與白紵同其拂舞白符舞皆有歌蓋為時

政所激多怨詞如鳬鳩亦江鄉水國之物吳人每見

之形於詞其餘若江南曲黃竹子歌江南弄採蓮曲採

菱曲皆樂府所定按諸曲之音可以驗風氣之清嘉
矣大凡五音惟商最清故子夜江南皆入商調餘可
類推

有方言有方音大氏語必有義最為近古如相謂曰儂

湘山野錄記錢王歌云你輩見儂的歡喜在我儂心
子囊平江記事云吳有渠儂等稱故嘉定號三儂之
地謂隔戶問人曰誰儂應曰謂中州人曰儂周玘曰
我儂視之乃識曰却是你儂謂中州人曰儂害我者
諸儂子也陸玩曰幾作儂鬼顧辟疆曰謂不慧曰猷
不足齒之儂宋孝武目王玄謨為老儂謂不慧曰猷
范成大詩千貫賣汝癡萬貫賣汝猷又賣癡猷詞除
久更闌人不睡厭襪滯鈍迎新歲小兒呼呌走長街

街有癡獸名人買二物于人誰獨無就中吳儂仍有
餘巷南巷北賣不得相逢大笑相擲揄鏢翁塊坐重
簾下獨要買添今問價兒云翁買不須錢奉賒癡獸
千百年又白獺髓記石湖戲答同參詩云我是蘇州
監本問為何如曰寧馨見晉書世說謂虹曰鸞謂罷

必綴一休字

史記吳王語孫武曰將軍罷休

又如曰事際

謂舉事之際南史王

晏專權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惡之

蔑面

謂素昧平生者蓋即左傳飲

飛

謂惡少趨摸者蓋即漢飲飛飲音如廁

受記

欲責人而姑警諭以伺其悛之詞夷堅志亦記

薄相

謂嬉劣無益兒童作戲薄音如教凡

哉

凡謂已然將然皆曰

又如

吳江之曰蹇

每語絕必綴蹇字按楚辭以蹇為發語聲吳楚接壤恐即此

常熟之

曰且

音若嗟即詩中句尾助音

曰遐箇

猶言何人按詩遐不作人注遐何也

此方言

也灰韻入支

來音如釐之類陸德明至用以釋經

支韻入齊

兒若倪古曰耄倪亦

然

庚韻入陽

羹音若岡之類

宥韻入寘

又音若異之類

虞韻入麻又

入東

呼小兒為孖兒孖子孫也常熟以吳塔為紅塔

此方音也

姑蘇志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姑蘇志卷十四

明 王鏊 撰

戶口

夫戶口之登耗世之治亂見焉爰節舊志所書歷代可考者本朝則載國初與近歲所上之數他可推矣

按史記泰伯奔於荊蠻義而從之者千餘家數亦畧已西漢吳郡凡戶二十二萬三千三十有八口一百三

萬二千六百有四東漢戶十六萬四千一百六十有四口七十萬七百八十有二晉戶二萬五千宋戶五萬四百八十有八隋戶一萬八千三百七十有七唐貞觀八年戶一萬一千八百九十有九口五萬四千四百八十有一天寶元年戶七萬六千四百二十有一口六十三萬二千六百五十有五宋初戶二萬七千八百八十有九祥符間戶六萬六千一百三十有九元豐三年戶一十九萬九千有奇口三十七萬九

千有奇宣和間戶四十三萬南渡後至淳熙十一年

戶一十七萬三千有奇口二十九萬八千有奇德祐

元年主客戶三十二萬九千六百有奇

僧道不與

元至元

二十七年始括戶口至四十六萬六千一百有奇

僧道亦不

與國朝洪武四年抄籍計戶四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

口一百九十四萬七千八百有奇九年實在戶五十

萬六千五百有奇口一百一十六萬四百有奇弘治

十六年戶五十八萬二千有奇口二百萬九千三百

有奇七縣一州各有差

國初每戶各給戶帖條開籍貫丁口產業于上俾民執照

軍匠籍例不分戶缺役以丁男代補每十年一造冊丁口老死田產賣去開除成丁小口新置產業收入

歷觀戶口減耗唯唐宋初年為甚時更大亂非死而徙耳若國初戶數與元末略等蓋張氏據吳務誘其民多歸之及天兵入城不妄戮一人故雖更亂猶故也百餘年間宜乎倍蓰而所登不滿十萬則有由矣蓋洪武以來罪者謫戍藝者作役富者遷實京師殆去十之四五近年則又不能無脫

漏及流徙他境耳

土產

吳中物產甚富往往有名天下者或以土地所宜或以人力工巧乃知東南之美不特竹箭而已也

生植

杭之屬十七箭子稻

粒瘦長雪色味香甘晚熟稻品之最高者紅蓮稻五月種九月

月收芒紅粒大有早晚二種陸龜蒙詩云近炊香稻識紅蓮

擺稭稻五月種九月熟色斑粒微

長

雪裏揀

得軟有芒粒大色白

師姑杭

即矮稻五月種九月熟無芒粒白

早白

稻

五月初種八月熟皮芒白米赤又麥爭場三月種

一種九月熟曰晚白又名蘆花白

麥爭場

六月熟

與麥爭登場也

六十日稻

四月種六月熟米小色白遲至八月熟又名早紅蓮又名救工饑

百日赤

四月種六月熟金成稻四月種七月熟烏口

稻

再時晚熟再熟稻一歲兩熟吳都賦有鄉貢再熟

再實謂之再撩稻蔣堂早稻即占城稻二月中旬至

詩云經秋田熟再生孫

稻稈置稻種其中約五斗許又覆以稈入池浸三日

伺微熟如甲拆狀則出而布于地及苗與穀等別用

寬竹器貯之于耕過田細土停水二寸許布之三日

決去水至五日視苗長二寸許復引水浸一日乃插

蔣至八月熟紫芒稻五月種九月熟紫穀

白粒張方平詩云鱸

鯨飯
紫芒
枇杷紅
皮薄色如枇杷
下馬看
秀時最易一名三朝齊

糯之屬十二金釵糯
粒長宜釀酒劉夢得詩云酒法得傳吳米好
閃西風
一名

早中
羊脂糯
五月種十月熟色白性軟故名
青稈糯
四月種九月熟宜良田稈黃芒

赤已熟而稈
微青故名
秋風糯
一名糯官糯每歲代晚稻以輸租故名
趕陳糯
四月

種七月熟
矮糯
晚熟一名矮兒糯粒白
鶯脂糯
張方

米粒最長
清醪
川梗糯
四月種九月熟粒大無芒
虎皮糯
五月種十月熟色斑
羊鬚

糯
四月種九月熟穀多芒長
臘脂糯
五月種九月熟穀紅粒白

麥之屬六大麥
小麥
稭麥
有赤白二色
蕎麥
舜哥麥

紫稗麥

豆之屬六白菹豆

俗呼為延籬豆謂其引蔓而生諺云延籬花開挾纒子來言此花作寒候

可挾

紫羅豆

五月種九月熟色紫粒碗豆一名小寒纒也大有青黑花紋出嘉定碗豆九月種

三月熟蜀中以此豆之不實者為巢菜雜羸肉作籠餅陸放翁過吳中得小巢作羹賦詩云春行霧雨暗

衡茅兒女隨宜治酒肴便覺此

蠶豆

九月種蠶時熟身如在蜀一盤籠餅是碗巢故名楊萬里翠

莢中排淺碧珠甘欺崖蜜軟欺酥沙瓶新熟西湖水漆壘分嘗曉露腴味與櫻梅三益友名因蠶繭一絲

綯老夫稼圃方雙學譜入詩中當稼書

江豆

赤黑色四月種六月熟可為糕又名沿江十八粒

刀豆

以形名堪入醬為蔬相傳醬甌中有髮入刀豆則化為水

果之屬九楊梅

為吳中名品味不減閩之荔枝枇杷出

庭山初接則栝

櫻桃其出常熟者色微黃名蠟櫻味

小再接無栝

出東吳香色鮮穠氣味殊洽恰舉頭千萬顆婆娑拂

面兩三株鳥偷飛處街將火人摘爭時踏破珠可惜

風吹兼雨打明

林檎

一名來禽俗呼花海杏大杏也

朝後日即應無

紅郡城中多種之

云范蠡宅在湖中有杏大如拳出常熟頂山味香

者今吳下杏猶有如小兒拳者

栗而美比常栗小名

麝香囊張雨新粟寄倪元鎮近從常熟嘗新栗黃玉

穰分紫殼開果園坊中無買處頂山寺裏為求來囊

成稍比來禽帖酒熟深傾燕甲杯為

銀杏即鴨脚子

奉雲林三百顆也勝酸橘寄書回

庭俗名

柿

出常熟東鄉者名海門柿出虞山

梨

庭西

白果

蒂

正

方

色

如

程

紅

者

為

方

蒂

柿

山者十種密梨林梨張公梨白梨黃梨消梨喬梨
鶯梨大柄金花梨太師梨出常熟韓邱者名韓梨

橘之屬十一綠橘

出洞庭東山比常橘特大深綠色
未霜臍間一點先黃而其味已全可

名啖故平橘

即綠橘差小純黃方
可啖其皮可入藥

蜜橘上品最

塘南橘色

如血有豬肝
鱔血二種

脫花甜早紅橘

其品稍下

真相

亦出洞庭山
雖橘之類而

品特高香味超勝浙東諸產悉出其下其木畏
霜雪又不宜早故不能多植土人亦甚珍之

匾橘

吳江村落間多種之寔
最大以其形匾故名

金柑

實小如彈丸味帶微酸
其本高三尺許累累金

色一本千顆惟常熟沙頭最
盛別一種稍長者名牛乳柑
橙若柚而香木有刺可

香椶

樹高實大類橙色黃形圓而香芬襲人可搗為
湯蘇軾洞庭春色賦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

洞庭春色猶子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于泡幻藏千歲于一班舉素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閒駕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勤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十奴卷蒸澤而與俱還糲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管忽雲蒸而霧解旋珠零而涕潛翠勺銀罍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鷗夷款木門之銅鑲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于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知髻蠻鼓包山之桂楫如林屋之瓊闕卧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弔夫差之惇鰥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為我刪之白居易揀貢橘書情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珠

穎形容隨日長瓊漿氣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駕駘力
望闕難伸蜨蟻情踈賤無由親跪獻願憑朱實表丹
誠唐韋應物答鄭騎曹青橘憐君病後思新橘始摘
猶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猶帶滿林霜皮
日休早春橘子寄魯望箇箇和枝葉捧鮮彩凝猶帶
洞庭烟不為韓嫣金丸重直是周王玉果圓剖似日
魂初破後美如星髓未彫前知君多病仍中聖盡送
寒苞向枕邊龜蒙和到春猶作早秋鮮應是親封白
帝煙良玉有漿須釀味明珠無類亦羞圓堪居漢苑
霜梨上合在仙家火棗前珍重更過三十子不堪分
付野人邊梅摯新橘千頭霜熟摘來親包貢度
修望紫宸他日功成許高退社中還結素封人

梅之屬十二江梅

遺挾野生不經栽按一名直脚梅

早

梅

勝江梅二月

官城梅

圃人以直脚梅擇佳本接之花遂敷腴亦佳可入煎造

消梅

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實圓小鬆古梅
晚多液無滓不宜熟惟堪青噉
苔鬚垂於

枝間飄飄可愛

重葉梅

葉重數層花房獨出盛開如小蓮花
梅中之奇品也結實多雙尤為瑰異

萼綠梅

色純綠枝特青蓋其清高
比九華仙人萼綠華也

百葉綉梅

又名黃香梅亦

名千葉香梅花葉至二十餘瓣心色漸黃花差小
而繁密別有一種芳香比常梅尤濃美不結實
紅

梅

類杏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閣林初春絕景也
清詩話云承平時紅梅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公始

移植西岡園中貴遊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
有二本王琪守郡以詩遺晏曰館娃宮北舊精神粉

瘦瓊寒露藥新園吏無端偷折去
鳳城從此有雙身當時難得如此
鴛鴦梅
一帶雙實

也杏梅

比紅梅微淡結蠟梅
實區有爛斑色
非梅類開與同時色似
蜜脾香又相近故名凡

三種以子種不經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俗謂之狗
蠅梅經接花疎雖咸開花常半含名磬口梅其佳者
為檀香梅色深黃如紫檀出范村梅譜曰居易郡圃
新栽梅池邊新種七株梅欲到花時點檢來莫怕長
洲桃李妬今年好為使君開宋方惟深紅梅清香皓
質世稱奇添作輕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
吹酒上凝脂直教臘雪無藏處祇恐朝雲有去時溪
上野桃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張雨夢綠梅山中
古僊子無言春寂寥玉容淡朝雨翠氣濕微宵凌
風情玩影弄雪妬攀條殊覓何郎句還憑舞袖招

牡丹之屬十有三觀音紅 崇寧紅 壽安紅 王希

紅 疊羅紅

風矯紅

一名勝西施

一捻紅

朝霞紅

鞞紅 雲葉紅 茜金球 紫中貴 牛家黃 舊

傳朱勔家園內萬本皆以飾金牌記其花名

出吳郡志今

人家亦有傳其種者

王禹偁長洲種牡丹詩偶學豪家種牡丹數枝驚露出朱欄晚

來低面開檀口似笑窮愁病長官吳縣廳前冬日雙
開牡丹歌君不見年年三月千叢媚紫爛紅繁誇勝
異尋常人戴滿頭歸醉折狂分不為貴枝間葉盡根
空培人情皆待明年開花工自有呼魂術霜前喚下
瓊瑤臺王母親將金粉傅麻姑齊借霞裳來主人蓋
是神仙在不然此物胡為而來哉一姬勸酒誰引滿
長洲懶吏先舉杯多感同年與攀折吟詩欲謝難輕
發青官校書方道跡代我作歌如錦拆他年吾輩功
業成與君共作騎鯨客又賦紅牡丹渥丹容貌著霓
裾何事僧軒抵一株應是吳宮歌舞罷西施因醉誤
施朱朱長文奇姿須賴接花工未必妖華恨洛中應
是春皇偏與色却教仙女媿乘風朱欄共約他年賞

翠幄休嗟數日空誰就東吳
為品第清晨子細閱芳叢

菊之屬三十六勝金黃

一名大金黃此品最為豐縟而
加輕盈花葉微尖條梗纖弱

疊金黃

一名明州黃又名小金黃花
心極小疊葉攢密狀如笑靨
棣棠黃一名金

花色酷似棣棠他疊羅黃狀如小金黃花葉尖瘦如
花不及蓋奇品也剪羅穀高枝叢出意度瀟

灑麝香黃

花心豐腴傍短葉密承之亦
有白者似白佛頂而勝之
千葉小金錢

畧似明州黃花
葉中外疊整

太真黃

花如小金
錢加鮮明
單葉小金錢花心

開最
早垂絲菊

花葉深黃莖柔細風
動處如垂絲海棠
鴛鴦菊花常相偶
葉色深碧

金鈴菊

一名荔枝菊千葉細瓣簇
成小毬條長可以攪結
毬子菊如金鈴又

有**小金鈴**

花極小夏開

藤菊

花密條柔如藤蔓可以為障亦名棚菊種之坡上則垂裊

數尺如瓔珞尤宜水濱

十樣菊

一本開花形模各異又名十樣錦

野菊

叢生田間水際

單葉**甘菊**

一名家菊可供蔬茹差勝野菊陸龜蒙所賦即此

五月菊

花心極大每枝

一花徑三寸許夏月開

金杯玉盤

中心正黃四傍淺白花頭喜徑三寸菊之大者不過此

容千葉

初開微黃欣然吐艷有喜色久則變白長可引至丈許亦可攬結

萬鈴菊

心中

淡黃鉗子傍白花葉繞之花端極尖香尤清

蓮花菊

如小白蓮花多葉而無心花蕊蕭散清絕

一枝祇一葩葉深綠

芙蓉菊

開如樓子芍藥

茉莉菊

花葉繁縷似茉莉

木香菊

多葉似御衣黃一名腦子菊

酴醾菊

細葉稠疊比茉莉差小而圓

艾葉菊

單葉長如

蓬艾似麝香黃而白麝香差小韻頗勝白荔枝與金鈴同銀杏菊淡白時有微紅

杏葉金波斯菊花枝倒垂佛頂菊初秋開白色桃花菊似銀

未霜即開最為妍麗色在桃杏梅之間胭脂菊類桃花深紅淺紫比胭脂尤重紫菊一名

狹兒菊花如紫茸叢茁微香陸龜蒙詠白菊還是延年一種材即將瑤朵冒霜開不如紅艷臨歌扇欲伴

黃英入酒杯陶令接籬堪岸著梁王高屋好歌來月中若有閑田地為勸嫦娥作意栽皮日休和已過重

陽半月天琅華千點照寒煙蕊香亦似浮金鑿花樣還如鏤玉錢玩影馮妃堪比艷鍊形蕭史好爭妍無

由摘向牙霜裏飛上方諸贈列先龜蒙重憶白菊我憐真白重寒芳前後叢生夾小堂月原暮開無絕艷

風莖時動有奇香何慚謝雪清才詠不羨劉梅貴主粧更憶幽窓疑一夢夜來村落有微霜

雜花十九木蘭花

詳見木蘭堂白居易詩脂如玉指塗
朱粉光似金刀錯紫霞從此時時春

夢裏應添一樹女郎花徐凝枝枝轉勢雕弓動片片
搖花玉釵斜見說木蘭征戍女不知那作酒邊花

海棠

皆單葉別有蓮花海棠重葉豐腴如小蓮花范
成大自蜀移歸吳中遂有此種吳人沈立嘗撰

海棠記一卷成大寄題石湖海棠手開芳徑越城頭
紅錦屠蘇結綺樓不把萬枝銀燭照淡雲微月替人

愁○老懶居家似出家園林春色雨沾芍藥
沙海棠尚自無心看天女何須更散花芍藥北使過

維揚買栽於石湖有深紅紫白諸色十葉重臺數種
成大詩萬里歸程許過家移將二十四橋花石湖從

此添春色莫把山茶開於雪中有單葉千葉之異別
葡萄酒首誇有深紅者名寶珠山茶朱長文

栢葉元同翠桃顏未比紅留芳占春月弄蕊耐秋風
自稱階庭翫休煩帝幕籠佳篇補韋白流品重吳中

○珍木何年種繁英滿舊枝開從殘雪裏威過牡丹時對日心全展凌風幹不歌藥階如賦咏欠此尚相

思辛夷

葉如柿正二月生花色白帶紫春夏再開初開如筆故又謂之木筆朱長文楚客曾留詠

吳都獨擅奇風霆存老幹桃李避芳時名入文房夢功資妙手醫紫微顏色好先占鳳凰池錦帶

花

長枝密花如錦帶然雖在處有之而吳中者特香王禹偁云花譜謂海棠為花中仙此花品在海棠

上宜名海仙禹偁詩云一堆絳雪壓春叢嫋嫋長條弄晚風借問開時何所似好將繡被覆薰籠何年

移植在僧家一簇柔條綴彩霞錦帶為名平且俗為君呼作海仙花梅摯泥根捧入故吳宮暖力迎隨帶

漸紅裁近木蘭殊有石竹花狀如金錢陸龜蒙詩曾意留連文酒繁春風石竹花晉南朝畫國娃古羅衣

上碎明霞而今莫共金鶯粟花即米囊花有十葉單錢嗣買却春風是此花鶯粟花葉之異成畦種之五

色爛然

柳李

小花繁縷可愛陸龜蒙賦試問花翁得柳李之春裝移來砌下出自山中長霑潤雨

迴灑巖風曾不得次玉堂而展低艷承畫閣而逞微紅虛在芳菲之數徒干造化之功弱植歌危繁稍縈積一枝上能萬其膚萼一萼中自參其丹白且桃以天而薜以華芍藥為贈兮芙蓉可嘉誰為剪綰綺碎明霞鳳葆穗櫳于水殿霓襟掩苒于雲車靜倚庭楹徐飄藥氣落幽閨怨別之夢寫空谷遺榮之思初侍東陵聖母冶態媽妍近亂北燭僊人愁容委墮嗟其結莓苔之地抱林麓之姿蝶善舞而相畧鶯能言而見欺者憐墜少蒂戀飄遲當孟者不顧守道萱草一名者應知請看嵇康高士傳莫信長安輕薄兒萱草名紫萱又名忘憂草王子年拾遺又麝香萱即萱之別記云吳中書生呼為療結花種也述異記云香似紅藍甚芳今吳下所植者淡黃色比常萱差瘦香類茉莉為可貴也鼓子花皮日

云鼓子花水仙花

有單葉千葉者黃庭堅吳郡送水

明白石岸花仙花
移香本到寒家何時侍上玉宸殿乞與宮梅定等差
宋崑山令葉自疆水晶宮闕雲母軒列仙夜宴曉未
闌萬妃倚竹翠袖寒捧黃金杯白玉盤勸酬未足雲
中歡天門叫班奏祥鸞驚此綽約落塵寰嫣然花面
明雕欄天香宮態冰雪顏江梅避舍不敢
干肯與噲伍羞山礬說以詩伯平章看
多生水邊別有金沙寶相刺紅紫玫瑰金櫻子佛見
笑皆其類也又一種黃薔薇格韻尤高陸龜蒙紅薔
薇倚牆當戶自橫陳致得貧家似不貧外布芳菲雖
笑日中含芒刺欲傷人清香往往生遙吹狂蔓看
及四鄰遇有客來堪玩處一端晴綺照煙新皮日休
和誰繡連延滿戶陳暫應遮得陸郎貧紅芳掩斂將
迷蝶翠蔓飄飄欲藉人低拂地時如墮馬高臨牆
處欲窺鄰抵應是董雙成戲翦得神霞寸寸新

二

至花

葩甚細色微紺開于夏至飲
于冬至故名又名如意花
梔子 色白而香即
佛書簷蔔花

木香

細朵淡黃色垂條匝地一名
遣司花寶笈開鮫散剪碧雲
堆芳根移自蠶

叢遠薰釀曾隨鳳詔來祇恐
飄風撼新竹却驚殘
雪觸蒼苔水僊欲逞幽香壓
山谷似無詮品才 百

合

有紅黃紫夏開至秋暮可三
種 不盡故又名百日紅
長春 四時相繼
開故名

芙蓉

紅白二種生多傍水陸者為
上晴雲綵蝶橫許多蜂蝶越
船行漁樵引入新

花塢兒女扶登小錦城艷粉
發粧朝日麗濕紅浮
影晚波清誰知搖落霜林畔
一段韶光畫不成

木之屬六桂

吳郡志云桂本嶺南木吳地
時尚有植者樂天守郡日謂
蘇之東城有

桂一株惜其不得地賦詩唁
詩人或指以為桂非是按此
則桂與木犀當是二種

今吳中不復有桂姑因舊志存之曰居易詩子墮本
從天竺寺根盤今在闕間城當時應逐南風落
人間取次生○霜雪壓多雖不死荆榛長疾欲相埋
長憂落在樵人手賣作蘇州一束柴○遙知天上桂
華孤試問姮娥有更無月官幸有閒田地何不中央
種兩株皮日休一子落天上生此青壁枝歛從山之
幽斲斷雲根移勁挺隱珪質盤珊緹油姿葉彩碧
融花狀白毫蕤稜層立翠節偃蹇縈青螭影澹雪
後香泛風和時吾祖在月竈孤真能見貽願老君
地不敢辭喧喧卑陸龜蒙諷賦輕入植擅名方一枝
高不滿意更自寒山移宛宛別雲態蒼蒼出塵姿
歸助華杪雪點迎芳蕤青條坐可結白日如奔螭
無剗剪憂即是蕭森時洛浦雖有蔭騷柳所在有
人脚自怡終為濟川楫豈在論高卑柳吳中嘗得
鳳州種垂條拂地婆娑可愛樂天蘇州柳詩金谷園中
黃嬭柳曲江亭畔碧婆娑老來處處遊行徧不似蘇州

柳最多絮撲白頭條拂
面使君無計奈春何
梧子松雖產他郡而吳中為
或盤結益尤奇亦可沈耳皮日休又有檜樹亦可盤
結二種僅可供庭除之玩耳
尺移來白雲徑亭亭向空意已解凌遼窺葉徒似虬
鬚枝脆如鶴脰清音猶未成紺彩空不定陰圓小芝
蓋鱗滋修荷柄先愁被鷗搶預恐遭蝸病結根幸得
地且免離離映礫礫不難遇在保晚成性一日造明
堂為君當畢命陸龜蒙擢秀逋客岩遺根飛鳥逕因
求飾清閨遂得辭危廈真同栢有心至若珠無脰枝
形短未恠鬣簑差難定况密三天風方遵四時柄那
興培塿嘆免答鄰里病微霜靜可分片月踈堪映奇
當虎頭筆韻叶通明性會
拂陽烏胸掄材膺帝命
楓香楓厚葉弱枝善搖故
字從風葉作三脊霜時色丹又
謂丹楓崔信明詩楓落吳江冷
槐花可染郡中有槐

樹巷即此種也又有盤結者名盤槐多種官署中

冬青樹所在有之陳墓村

蠟以取

竹之屬七金竹

紫竹

斑竹

桃枝竹

皮日休詩云桃李竹覆翠

嵐鳳尾竹

慈姥竹

叢生俗名慈孝竹

哺雞竹

皮日休笠澤多異竹移之

植後檻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圓緊珊瑚節欹斜翡翠翎儼若青帝伏羲如翫姑屏撼撼微風度漠漠輕靄生如神語鈞天如樂奏洞庭一翫九歲冷再開百骸醒有根可以執有履可以馨願稟君子操不敢先凋零陸龜蒙別塢破苔蘚嚴城樹軒檻恭聞稟璇璣化質離青冥色可定難頌寔堪招鳳翎立窺五嶺秀坐對三都屏晴月窈窕入曙烟霏微生昔者尚借宅況來處賓庭金蠹縱傾倒碧露還鮮醒若非抱苦

節何以偶惟馨徐觀稚龍出更賦錦苞零蔣堂金竹
百鎰光寒一徑深潛疑造化鑄成林貪夫或有憑欄
者不見修附笋其蔓延如雞之哺子也俗稱杜園笋
篁但見金附笋皮日休開元寺笋園園鎖開聲駭鹿羣滿林鮮籜水
犀文森森競洩林梢雨巉巉爭穿石上雲並出亦如
鶯管合各生還自犬牙分折煙束露如相遺何屑明
朝不如葦陸龜蒙春龍爭地養檀欒况是雙林雨後
看迸出似豪當堙堞孤生如恨倚欄干凌虛勢欲齊
金刹折贈光宜照玉盤更待錦苞零落後粉環高下
寒揭烟

菜之屬十三菰菜

其性凌寒不凋有松之操故字從松唐人所謂潤葉吳菰是也藏菜

出郡城肥白而長名箭幹菜冬月醃藏以備歲故名

烏菰菜

春末最盛根盤尺餘葉幹麤潤可曝

為**塌科菜**

冬月烹莖最佳

羊角菜

形如羊角

油菜

冬種春初生莖可食至四月取

其子壓油**芥菜**

似松而有毛其子如粟粒三月間莖長尺餘幹大如指亦可鹽藏又一種名黃農芥

矮小味極佳

菠菜

根赤葉如箭鏃味極甘美相傳其種來自波稜國因名北人所謂赤根菜也

蒜

處所有之出崇明者為佳

葱

薤屬葷菜也出太湖上名湖葱葉潤而鬚長

韭菜

冬末春初

細縷寸許郡城貴之市為薦新城

蕺菜

俗稱甘露子狀如蠶蛹冬日收藏與菜並蓄可辟蠱病

葷

即園多生西山松林下二月生者名雷驚葷其色赤者名猪血葷味皆鮮美

瓜之屬六西瓜

出跨塘薦福山者曰薦福瓜出崑山者曰陽莊瓜

香瓜

有金銀二色其

形微長有稜又名甜瓜述異記云吳威王時會稽生五色瓜梁時吳中亦歲充貢

醬瓜

如香瓜而

色青可入醬為菹醢之用一
種出嘉定清浦者特堅脆
東瓜 王瓜 生瓜

水實之屬五菱

王氏武陵記云兩角曰菱四角三角曰菱其華似荇白華赤實其華晝合宵炕

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舊說鏡謂之菱花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又有紅白二種白者名餽飽菱惟長洲

一種出顧邑墓特大而美謂之婁縣菱今訛為留遠唐東嶼顧審蕩而味畧減謂之婁縣菱今訛為留遠唐東嶼

交游萍苻侶菰蒲懷玉歲珍類隱儒
葉底祇因頭角露此生不得老江湖
芡實 葉似荷而

頭狀類雞首也出吳江者殼薄色綠味腴出長洲車坊者色黃有粳糯之分楊萬里江妃有訣煮真珠菰

飯牛酥軟不如手劈雞腮金五色盤傾驪頰琲千餘夜光明月供朝嚼水府靈宮恐夕虛好與藍田食玉

法編歸辟竊者名傷荷藕或曰葉甘為蟲所傷以長穀赤松書竊者名傷荷藕或曰葉甘為蟲所傷以長

冥根又多生重臺蓮花蓋藕嫩則易傷食之無滓他
產不滿九竅此獨過之趙嘏秋日吳中觀貢藕野艇
幾西東清冷映碧空褰衣來水上捧玉出泥中葉亂
田田綠蓮餘片片紅激波纔入選就日已生風御潔
玲瓏饒人懷扳擢功梯勃臍即鳧茨出華林者色紅
山謾多品不與世流同
村者色黑而大帶泥茨菇本草名烏芋
可以致遠性可軟銅生稻田中

溪笔之屬四蓴菜

出吳江味甘滑四月生葉似鳧葵莖如釵股短長隨水淺深名為然蓴即

張翰所思者楊萬里鮫人直下白龍潭割得龍公滑
碧髯曉起相傳藥珠闕夜來却失水晶簾一杯淡煮
宜醒酒千里何須更下鹽可是士衡殺風景卻將羶
膩比清纖高啓紫絲浮半滑波上裊秋風憶共香菰
薦吳江葉艇中韓奕采蓴春浦作羹嘗玉滑然
柔帶露香莫笑張翰未知味秋風起後卻思鄉茨白

即菰也八九月間生水中味美可啖中心生臺如小兒臂名茭手或名茭苳以根為苳也各縣有之惟吳縣梅灣村一種四月生名呂公茭茭中生米可作飯即菰米飯也然今未有作飯者許景迂翠葉森森似有稜柔條鬆甚比輕冰江湖若借秋風便好與尊鱸伴季鷹

荇菜

似蓴所結子爛煮之味甘如蜜

祭苻酥士大夫不之知遂為野人漁父所食

芹

生春澤中潔白有節其氣芬芳高啓飯煮憶青泥羹

炊思碧澗無路獻君門對案成三歎

藥之屬二十四白芷

一名葯香草也春生多在下濕地葉紫花白微黃入伏結子立秋苗

枯采其根曝乾本草云出吳地者良故名吳白芷陸龜蒙採葯賦葯白芷也香草美人得以比君子定情屬思聊為賦云日上融冷春歸飾荒靚一時之流恨撫萬古之遺香問人則不唐不宋說地則非楚非湘

寧其榮煙携而動色擢其體雪挺而騰光諷畔牢愁
子雲于馬華皓吟哀時命曼倩由是摧歲情思矜年
慵情畏晚胡繩繫晷以難駐藹車載春而不返陋君
折楊柳湏為送行陋君采芙蓉仍勞贈遠豈知陰晴
互出雅艷相迎恨回鳳喜忽忽鴻驚待笑者青琴時
號顧謂者碧玉為名偷裝積競縈楹目斜柯而水怯
鬢疊葉而雲爭巖在口以時聞嬌如連瑣黃牽心而
不定飄若懸旌契叩難申融怡暗許石能潛遁以求
偶山亦浮來而命侶誓不為巖阿竹冉冉孤生誓不
為澗底松亭亭獨處于是欺皓本掩湘蕤房紅者自
破帶綜者誰披望懷沙之浦詠遺襟之詞煙分而麝
墨猶濕綺斷而龍刀合知祇言長信長門年年可恨
未必傾城傾國箇箇生悲臨階躑躅以虛徐當戶薔
薇而約弱蜂咋葉而先盡鶯蹊枝而易落未若北堂
公子樹芳草忘憂南國佳人佩生香辟惡露茁煙活
風條翠謔不知海傍之期遠不信人間之命薄休為

上計掾空尋寶釵聊作侍中郎且垂金絡別有廬江
小吏蜀郡長卿或支離而築恨或調笑以囊情不同
乎稟簪裾而霧悄秉禮義以霜明鄭交甫則江邊珮
解萼綠華則席上詩成彼怡神而致問皆護節而含
貞竦擢自持雖陳辭而往愬遷延却立終抱恨而難
平淚滴堪穿腹回好繫蟲織怨以成段酒蠲愁而判
劉江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少淒迷張記室之少婦當
爐還應細麗景方駘蕩思已低摧波疲於子建為使
花困於靈均作媒何庶物之相負痛妍華而未迴莫
與心傷瑤圃從驚鵲鳩如防膽怯空屏宜畫魁堆刺
欲追尋徒嗟緬邈杯形連理而終在扇樣合歡而可
學若遇劉公伯雅夢亦沉沉如逢王母少黎書還數
數
薄荷出府學前南園者為佳謂
之龍腦薄荷歲貢京師
紫蘇亦出府學前
紫
蛇牀子生太
湖旁**牽牛**有黑白
二種
枸杞一名僊人杖岸側
水隈彌望皆是至

秋則結子香附子

即莎草根出梅李鎮岡身路者為佳

天南星

出虞山

常春藤

生太湖一名千歲藟青色者佳

絡石草

一名薜荔蔓生緣樹木生如蓮房

麥門冬

即沿

堦草

香薷

荊芥

細莖者佳

吳茱萸

天花粉

即瓜蒌根

馬兜鈴

其根為木香

陳皮

出洞庭

澤蘭

開白花葉似火麻其根名地笋

兔絲子

苗名黃絲

草

王不留行

鼠粘子

生水傍大葉一名牛傍子

鬼箭草

出穹窿山中莖

有箭翎

猓燕草

俗呼火枚草春生苗葉似芥而狹長莖高二三尺秋初有花如菊秋末結寔頗

似鶴虱夏採葉曝乾用單服甚益元氣治風疾

牛順頭草

西山黃堰嶺

雜植十三扶芳

初生纏繞他木葉圓而厚夏月取葉火炙香煮以為飲色碧綠而香隋大業五

年吳郡貢二百本入洛京植之西苑時尚食芋即蹲

直長謝諷造食經具四時飲春有扶芳飲芋鵠大

者名芋魁旁生小者為芋妳其苗香芋出嘉定南翔

亦可作菹一種出嘉定名博羅香芋色微黃味香

美可食別一種引蔓生花花落即山藥即薯蕷子亦

生名落花生雖類香芋而味不及

種以為產有杞柳出城西楓橋及橫塘者佳其蓆草

梗糯二種燈草種法與蓆草同最宜肥田瘦則草細

冬月種小燈草種法與蓆草同最宜肥田瘦則草細

暑後刈燈草五月刈曝乾以刀劃開其心作燈炷

皮製芋麻即織白芋布者正月栽五月斫為黃麻春

雨蓑芋麻頭芋七月為二芋九月為三芋黃麻初

種秋收黃草如葛性脆藍出崇明葉如菰菜土人無

可為布黃草可為布藍不栽惟東沙為盛四月下

子至五月剪其葉浸水三四日瀝去粗攪之成青靛

已而復生如是者歲常三四收出郡城者為杜藍

天藍

苗若苜蓿三四月開碎黃花土人以其子播于大麥地刈麥後則翻入于土最能肥田

管

草

生沙塗上似蘭用織蓆榻屨

鱗之屬二十有一鱸魚

即四腮鱸出吳江長橋南者味美肉緊縷而為鱠經日不變出

橋北者三腮味鹹肉慢隋煬帝謂金鱣玉鱣東南佳味也蘇軾金橙縱使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

江煙雨東小船燒薤搗香蘼楊萬里鱸出鱸鄉蘆葉前垂虹亭上不論錢買來玉尺如何短鑄出銀梭直

是圓白質黑章三四點細鱗巨口一雙鰕魚鱗狀如鮮秋風想見真風味祇是春風已迎然鱖魚鱗狀如

松江之鮠魚縮項細鱗味甚腴銀魚形纖細明瑩如鱸是也鮠魚出太湖者尤勝銀魚出太湖土人

多鱸以致遠張子野詩鱠殘出太湖狀如銀魚而大云春後銀魚霜下鱸鱠殘相傳吳王江行食鱠棄

餘所化冬月帶子者名挨冰嘯皮日休詩
云穩凭船舷無一事分明數得鱸殘魚
白魚出太湖味

腴吳中芒種日謂之入梅後十五
日入時於時白魚最盛名時裏白
黃魚出太湖狹薄

名刀鱗帶子
者名鮓子
鯉魚諸魚中惟鯉最壽且大吳人謂其

有尊菜鱸魚浪得名試喫江
南鯉魚尾候家無此一括羹
鯽魚寒鯽夏鯉之稱有

青魚有二種烏
青魚
石首魚出海中其色如金俗名黃魚
味絕珍夏初則至以棟花為

候諺云棟子花開石首來吳地記魚城下水中有
石首魚至秋化鳧又吳錄出自婁縣化鳧之說同
鰓

魚
鰓魚皆出海中惟
針口魚形如針口有
骨半寸許土

人多取
為鰓
土附
水似黑鯉而短小附土而行不似他魚浮
故名或作鮓呂子云魚之美者洞庭

之鮒推車魚一名折船釘冬月見於冰間箭頭魚出新洋江首濶尾狹形如箭鏃

鰕虎魚類土附而腮紅若虎善食鰕俗名新婦女河豚魚有毒烹調失宜能殺人吳人甚

珍之謂其脇為西施乳梅聖俞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鰕其狀已可恠其毒

亦莫如忿腹若封豕怒目如吳蛙庖煎苟失所入嘴為鏢鉏若此喪軀體何湏資齒牙持問南方人黨護

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吐嗟退之來朝陽始憚食龍蛇子厚居柳州而甘

食鰕慕二物雖可憎性命無外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范成大河豚歎

生菰莧腸食事一飽足腥腐色所難况乃裘配毒膨亨強名魚殺氣孕慘黷既非養生具宜謝砧几酷吳

儂真差事網索不遺育捐生決下筋縮手汙僮僕朝來里中子饒吻不待熟濃睡喚不磨已落新鬼錄百

年三寸咽水陸富肴藪一物不登俎未負將軍腹為口忘計身饕死何足哭作俑者誰歟至今走未俗或云先王意除惡如藝菽逆梟與毒獍歲歲參幣玉莛夷入薦羞蓋欲殲種族死生有定數斷命烏可續適丁是時者未易一理局龜鼎子公怒羊羹華元劔異味古所珍無事苦畏縮駢頭訐此語戒諭祇取瀆聾智諒已燭明斑魚似河豚而小味亦腴

介之屬六蟹

凡數種出太湖大而色黃殼軟曰湖蟹冬月益肥美謂之十月雄出吳江汾湖者曰

紫鬚蟹出崑山蔚洲者曰蔚遲蟹又江蟹黃蟹皆出諸品下吳中以稻秋蟹食既足腹芒朝江為樂蟹採捕於江浦間承峻流緯蕭而障之名曰蟹斷陸龜家蟹志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者有籍見于禮經載于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為介類與龜與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

者歟參于藥錄食䟽蔓延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
左氏紀其為灾子雲記其躁以為郭索後蚓而已蟹
始窟穴于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
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早夜感沸指
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斷其江之
道焉爾然後扳援越軼逝而去者十六七既入于江
則形質寢大于舊自江復越于海如江之狀魚者又
斷而求之其越軼逝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
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執穗而朝其魁不近
于義耶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于智耶
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就而不知孟軻荀揚氏之道
或知之又不汲汲于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
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
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由瀆以至于海是
人之智反出于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蟹皮曰
休蟹寄魯望紺甲青筐淥落衣島夷初寄北人時離居

定有石帆覺失伴唯應海月知族類分明連瑣珞形
容好箇似螭蜺病中無用雙螯處寄與夫君左手持
陸龜蒙藥杯應阻蟹螯香卻乞江邊採捕郎自是揚
雄知郭索且非何屑敢餵餽骨青猶似含春靄沫白
還疑帶海霜獨作南朝風雅客夜來偷醉早梅傍宋
祁謝客忠吳蟹秋水江南紫蟹生寄來千里佐吳羹
楚人故使表留甲齊客何妨死願烹下筍未休資快
嚼扶螯有味散朝醒定知不作螭蜺誤曾厠西都博
士名梅堯臣謝吳正仲遺蟹年年收稻買江蟹二月
得從何處來滿腹紅膏肥似髓貯盤青殼大于杯定
知有口能噓沫休信無腸便畏雷幸與陸機還往熟
每分吳味不嫌猜沈偕寄賁耘老黃杭稻熟墜西風
肥入江南十月雄橫踞蹠蹠齒白圓臍吸腸斗膏
紅蘂須園老香研柚羹藉庖娘細劈葱分寄橫塘溪
上客持螯莫放酒杯空高似孫天雨洞庭霜寒驅蟹
力忙全然空俗味祇是作詩香酒已方纔熟橙猶未

肯黃讓渠茶竈火和月煮滄浪螭蟹屬而小吳人呼為彭越蓋語

鹽藏貨之蛤蜊產於海口有紫綠者佳梅堯臣紫綠常為

味當日尊聖出海邊似蜆而長沈周海戶求鮮食填

羹枉對人蛆筐管族繁枕泥深詣窟緣殼暗鉤門櫛

玉容生摘凝酥怯過燭著薑求打合漬酒與溫存角

聳蠻姬髻纏纏拙婦覓味蠶人口腹蓄累爾兒孫比

類憐吹煦含津憶吐吞庭霜委故蛻沙白蜆出白海

雨沒虛痕薦爽山杯後休將螭蛤論白蜆出白海

蚶熟而市之

羽之屬四鵠鵠

水禽也黑襟青脰丹爪喙色幾及項陸龜蒙詩詞賦曾誇鷗鴟流果為名悞別

滄州雖蒙靜置踈籠晚不似閑栖折葦秋自昔搢梁高鳥畏至今珪組野人讐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裁

書謝鶴媒 吳中弋人嘗養一馴鶴以草木葉為盾挾
白鷗鶴媒 弓矢以伺之鳥見鶴同類狎之無猜疑遂

為矢所中陸龜蒙鶴媒歌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
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然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間

靜立如無事清唳時時入遙吹徘徊未忍過南塘且
應同聲就同類梳刷宛若相逢喜祇怕繞來又驚起

窺鱗咏藻共低昂何意當宵流一矢媒懼無躍勢離
披似謠功能邀弩兒雲飛水宿名自物始得害羣由

爾為而況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君
不見荒坡野鶴臨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三黃雞

出嘉定味特美喙 黃雀 出海邊每歲冬初西風急
足皮俱黃故名 則千百成羣自江外飛至

石之屬八太湖石 出西洞庭庭生水中歲久為波濤所衝
皆成嵌空鱗鱗作鱗名彈窩寶水痕

也沒人絕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扣之鏗然如
鐘磬聲自唐以來貴之其在山上者名旱石雖奇巧

不甚貴樂天品牛僧孺家諸石以太湖為甲乙丙丁
四等自為記宋朱勔進太湖石後夫皆官承節郎及
金帶而封石為盤固侯白居易記古之達人皆有所
嗜玄晏先生嗜書樞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
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
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某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
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
之所嗜可知之矣公為司徒保釐河洛治家無珍產
奉身無長物唯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
謹擇賓客道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為伍
石有族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
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唯
石是好乃鈎深致遠獻瓌納奇四五年間累繫而至
公于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
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雲邱仙雲者有端儼挺立
如真官神人者有鎮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棱銳剡

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跼若動將翔將踴如鬼
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塏
若欲雲歛雲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
旦巖壑靈壑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
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
壑觀縷族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
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常與公迫觀熟察相顧
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
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
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
來無胫而至爭奇騁恠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
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
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為而來必有以也
石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
各刺于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丁之下噫
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

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觀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李蘇州遺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韻奉呈夢得樂天陳洙賦客有嗜太湖石者圖其形示余命為賦其辭曰江之東直走數百里有太湖兮澄其清湖之浪相擊幾千年有頑石兮醜其形徒觀夫風撼根折波流勢橫神助爾恠天分爾英駭立驚犀低開畫屏素煙散而復聚蒼苔死兮又生譬夫枯槎浮天黑龍飲水鬼蹲無狀雲飛乍起稚戲攜手獸眠盤尾大若防風之骨竅如比干之心密房萬穿秋山半尋子都之戟前其鏤韓稜之劍利於鐸若乃湖水無邊湖天一色露氣曉蒸蟾津夜滴伊爾堅姿峭兮寒碧千恠萬狀差難得而剖悉我將吊范蠡于澤畔問伍員於波際原君厥初何緣而異公侯求之如張華之求珠衆人獻之如下和之獻玉植于庭園視之不足噫爾形擁腫兮難琢明堂之礎爾形中虛兮難剗鴻都之經用汝作礪兮汝頑

厥姿攻汝為磬兮汝濁其聲亡所用之而時人是寶
余獨掩口盧胡而笑予之醜程俱採石賦建中靖國
元年以修奉景靈西室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
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某獲目此瑰奇之產謹
為賦云吳吏採石於包山也洞庭鄉三老超而進揖
而言曰惟古渾渾渾物全其天金藏于穴珠安于淵機
械既發剖蚌椎礪不翼而飛無脛而騁剗山探海陷
世之競廼若富媪贅瘤則為山岳茂草木于毛膚包
蘄巖於骨骼與瓦甃其無間何於焉而是索今使者
窺複穴蕩沈沙搜奇礪於洞脚刷巧勢於邱阿呼靈
匠以運斤指陽侯使息波豎江山之萼萼續劍閣之
峩峩莫不剔山骨拔雲根真女屹立伏虎畫奔督郵
攢袂以相睨令史臨江而抗尊雖不遭于醢沃豈有
恨於苔痕嗟主人之不見侶羊牧之猶存何一拳之
足取笑九仞之徒勤既而山戶蛾集篙師雲屯輪萬
金之重載走千里於通津使山以為骨則土將地使

玉以為璞則山將貧煮糧之客歎絕年之無飽談玄
之老持一法其誰論嘗聞不為無益則用之所以足
惟土物愛則民之所以淳恠斯取之安用非野夫之
樂聞敢請使者吏呼而語曰醯雞不可與語天蟪蛄
不可與論年矧齊侯之讀書豈輪人之得言三老曰
極治之世樵夫笑不談王道至聖之門鄙夫問而竭
兩端野人周願知之對曰上德光大孝通神明闡原
廟之制安在天之靈以謂物不感則禮不徇意不盡
則享不精故金琬琰珎珎天不祕其寶樟楠梗梓地不
愛其生而青州之恠猶未足于充庭故于此乎取之
且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起景陽于芳林
者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卑宮室以致美乎祭祀
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戒後苑之作緩文思之程示
敦樸以正始盡情文而事神此固上德之難名者矣
抑嘗聞之

方將不頓一戈不馳一羽殄醜

類於烟埃瞰幽荒於掌股庶黃石之斯在倘素書之
可遇抑又聞之三德雖修不遺指佞之草萬國雖和
猶參觸邪之獸蓋邪佞之蠱心猶膏肓之自腠惟屬
鏤之無知顧尚方之奚裒故將鑄采石以為劍凜豎
毛於佞首若是則在邊無汗馬之勞在庭無履霜之
咎也抑又聞之堯不能無九年之災湯不能無七年
之旱雖陰陽之或差豈閉縱之可緩故將放鞭石於
宜都回雨暘於咳眄抑又聞之扶耒之子有土不毛
抱甕之老有茅不薈富者俊而貧者惰游者逸而居
者勞雖齊導之有素奈狡兔而是逃故將取嘉石以
列坐平罷民於外郊抑又聞之日不蔽則明川不闕
則清聽之廣者視必遠基之固者室不傾方披旒而
出黻俾伐鼓而揚旌蓋蕭牆之戒坐遠于千里朽索
之馭益危於薄冰矧四者之無告尤聖人之所矜故
將盡九山之赤石遠萬寓之窮民三老悚然而興曰
聖化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掌中宇宙

胸次彌綸兩儀而執天衡變理二氣而襲氣母此包
犧之婦所以引日星之針縷方將鍊五色以補天育
萬生于一府既無謝于襄城之師又何驚於藐姑之
處吾亦與汝飲陰陽之和而游萬物之祖矣又何帝
力之知哉三老稽首再拜曰鄙樸之人聾瞽其知庶
豕其游竊億妄議乃命知之唐牛僧孺胚渾何時結
嵌空此日成掀蹲龍虎鬪恢恠鬼神驚帶雨新冰淨
敲風碎玉鳴攬義鋒刃簇纓絡釣絲縈近水搖竒冷
依松助澹清通身鱗甲隱透月洞天明醜凸隆胡準
深凹刺兕觥雷風疑欲變陰黑訝將行噤瘡微寒早
輪囷數片橫地祇愁墊壓鼉足困支撐珍重姑蘇守
相憐懶慢情為探湖底物不怕浪中鯨利涉餘千里
山河僅百程沁堂初展見金玉自風輕側眩覓滋悚
周觀意漸平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王興添魔力
消煩破宿醒嬾人當綺皓視秩即公卿念此園林寶
還須別識精詩仙有劉白為汝數逢迎劉禹錫和震

澤生奇石沈潛得地靈初辭水府出猶帶龍宮腥發
自江湖國來榮御相庭從風夏雲勢上漢古槎形拂
拭魚鱗見鏤鏘玉韻聆煙波含宿潤苔蘚助新青嵌
穴胡鵲貌纖鏘蟲篆銘屏顏傲林薄飛勢向雷霆煩
熟近還散餘醒見便醒凡禽不敢息浮壚莫能停靜
稱垂松蓋鮮宜映鶴翎忘憂常目擊素尚與心冥眇
小欺湘燕團圓笑落星徒然想融結安可測年齡採
取詢鄉耆搜求按舊經垂鈎入空隙隔浪動晶熒有
獲人爭賀歡誼衆共聽一州驚閱寶千里遠揚舲靚
物洛陽陌懷人吳御亭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滄溟白
居易錯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峰駢仙掌出罅拆劍
門開峭頂高危矣蟠根下壯哉精神欺竹樹氣色壓
亭臺隱起磷磷狀疑成瑟瑟肝庶能露鋒刃清越叩
瓊瑰爰蘂形將動嵬嵬勢欲摧奇應潛鬼恠靈合蓄
風雷黛潤沾新雨斑明帶古苔未曾棲鳥雀不肯染
塵埃尖削琅玕筍深剗瑪瑙壘海神移碣石盡障簇

天台在此為尤物於人負逸才渡江千筏載入洛五
丁推出處雖無意升沉亦有媒拔提水府底置何相
庭隈對稱吟詩句看宜把酒杯終隨金碾用不學玉
山頽疏傳心偏愛國公眼屢迴共嗟無此分虛管太
湖來○遠望老差我近觀恠嶽峯纔高八九尺勢若
千萬尋嵌空華陽洞重疊匡山岑邈矣仙掌迴呀然
劍門深形質貫今古氣色通晴陰未秋已瑟瑟欲雨
先沉沉天姿信為異時用非所任磨刀不如礪擣帛
不如砧何乃主人意重之如萬金豈伊造物者能獨
知我心○煙翠三秋色波濤萬古痕削成青玉片截
斷碧雲根風氣通巖穴苔文護洞門三峰具體小應
是華山孫皮日休茲山有石岸抵浪如受屠雪陣千
萬戰鮮巖高下剗乃是天說恠信非人功夫六丁云
下取難甚網珊瑚厥狀復若何鬼工不可圖或拳若
虺蜴或蹲如豹驅連絡若鈎鎖重疊如萼跗或若巨
人髀或如天帝符降肛質簪筍格磔琅玕株斷處露

海眼移來和沙鬚求之煩耄倪載之勞舳艫通候一
以眇貴卻驪龍珠厚賜以睪責遠去窮京都五侯土
山下要爾添品齒賞玩若稱意爵祿行斯湏苟有王
佐士崛起於太湖試問欲西笑得如茲石無陸龜蒙
他山豈無石厥狀皆可薦端然遇良工坐使天質變
或裁基棟宇礪砢成廣殿或用鏡功名萬古如會面
或將破仇敵百鏃資苦戰或用鏡功名萬古如會面
今之洞庭者一似非此選槎牙真不材反作天下彥
所奇者嵌空所尚者葱蒨旁穿參洞穴內竅均環釧
剡削九珠窻玲瓏五明扇新雕碧霞段旋剖秋天片
無力置池塘臨風祇流眄吳融洞庭山下湖水碧波
中萬古生幽石鐵索千尋取得來奇形怪狀誰能識
初疑朝家正人立又如戰士方狙擊又如防風死後
骨又如於菟活時額又如成人楓又如害癭栢雨過
上淳泓風來中有隙想得沈潛水府時興雲出雨盤
蛟螭今來碑碣林庭上長恐忽然成白浪用時應不

稱媧皇將去也堪隨博望噫嘻爾石好憑依幸有方
池并釣磯小山叢桂且為伴鍾阜白雲長自歸何必
豪家甲第裏玉闌干畔爭光輝一朝荆棘忽流落何
異綺羅雲雨飛宋胡宿海岱鉉松妄得名洞庭山脚
失寒瓊漱成一朶孤雲勢費盡千年白浪聲誰伺機
邊逢織女直疑巖下見初平年來賞物多成病日遠
蒼苔幾龜山石出洞庭之龜山充

遍行

龜山石

出洞庭之龜山充

龜山石

出崑山縣

白峯巒嵌空玲瓏奇巧土人探穴得之植以蒲苗蕉
竹供几案之玩山下亂石可以取火名火石宋曾幾
乞崑山石詩崑山定飛來美玉山所有山祇用功深
刻劃歲時久崢嶸出峰巒空洞閉戶牖幾書煩置郵
一片未入手即今製錦人在昔伐木友曾蒙投繡段
尚闕報瓊玖奈何不厚顏尤物更乞取但懷相知心
豈但一開口指揮為幽尋包裏付
下走散帙列岫窓摩挲慰哀朽

巖村石

出靈巖山下可硯佳

者不減
歛材

苑山石

出常熟縣
亦可為硯

揭黃石

理粗發墨不滲類
變石土人刻成硯

以草束燒過仍用慢灰火煨之色遂變紫用之與不
煨者同亦不燥米氏硯史所云蘇州揭黃石硯是也

錦峰石

出錦峰山色紫充雜器用永樂間造南京報
恩寺塔取此石刻佛像以其天陰雨不潤可

粧采色姚廣孝奇峰起蒼昊秀色鬱可采靈石麗文
華晴空炫霞彩爛斑駁青暈網緼雜芳靄朝陽映猶

輝夕陰膏還藹或云神州僊鞭驅過滄海不經野火
焚詎逐歲年改肅展曉飛渺昂然立如待延矚洞幽

抱架文
時有在

砂石

諸山俱出而
天池者為佳

附白石脂

出秦餘杭山有
五色者蘇州土

貢有赤
白二色

白礬

出陽山潔白如粉可用塗墀亦堪入藥
山之東北有坑深數十丈轉為隧道危

險不可逼視土人鑿而取之范成大銀鬚玉璞紫金
精犯難窮探亦有名白堊區區土同價吳儂何事亦

生輕

造作

帛之屬七錦

惟蜀錦名天下今吳中所織海馬雲鶴寶相花方勝之類五色眩耀工巧殊過猶勝

于古宣德間嘗織畫錦堂記如畫軸或織詞曲聯紵為帷障又有紫白落花流水充裝潢卷冊之用

絲出郡城有素有花紋有金縷彩粧其製不一皆極精巧禹貢所謂織文是也上品者名清水次帽料

又次倒挽四方羅出郡城花紋者為貴素紗出郡城公私集辦于此羅次之別有刀羅河西羅紗素者名

銀條即漢所謂方空也花紋者名夾織亦綾諸縣皆有金縷彩粧諸製輕狹而縠文者曰皺紗綾有之而

吳江為盛唐時充貢謂之吳綾舊唐書載天寶中吳郡貢方紡綾大歷六年禁織龍鳳麒麟天馬辟邪等

紋其薄而鸞鵲紋者絹左傳杜預註吳地貴絹鄭地
充裝飾書畫之用絹貴紵今郡中多織生絹其熟
者名熟絹四方皆尚之花紋者名花絹又有白生絲
織成縝密如蟬翼幅廣有至四尺餘者名畫絹又有
羅底絹稍紬諸縣皆有之即縐紋線織者曰線紬撚
厚而密紬綿成者曰綿紬比絲攢而成者曰絲紬

布之屬八木綿布

諸縣皆有之而盛藥斑布亦出嘉定縣境及安亭鎮

宋嘉泰中有歸姓者創為之以布抹灰藥而染青候
乾去灰藥則青白相間有樓臺人物花鳥詩詞各色
充帳幔衾苧布績苧為之漂而熟者名洗白生者為
悅之用苧生苧通行天下出太倉者為上崐山
次之別有杜織縝密堅久名腰縑絲布與絲比而成
機蓋古有白苧詞其來久矣縑絲布與絲比而成
之綦花布用青白縷成斜紋布出嘉定麻布績麻為之精
相間織成斜紋布定粗不等別有

熟麻成者
日熟芋
黃草布
縷黃草為之
布之下品也

器用之屬十箋

唐有魚子箋宋顏方叔嘗創製諸色箋有杏紅露桃紅天水碧俱研花竹鱗羽

山林人物精妙如畫亦有金縷五色描成者士夫甚珍之范成大云蜀中粉箋正用吳法元有春膏水玉二箋鮫色尤奇又以覲紙作蠟色兩面光瑩多寫大歲經傳流于世故有宋箋元箋之稱近年所造者幅小於昔雖便于用而無古法陸龜蒙魚子箋擣成霜粒細鱗鱗知作愁吟幸見分句曰乍驚新齒色臨風時辨白萍文好將花下承金粉堪送天邊詠碧雲見倚小窻親襞染畫圖春色寄夫君皮日休詩輕如隱起膩如飴除却鮫工解製稀欲寫恐成河伯詔試裁疑是水仙衣毫端白獺脂猶濕指下冰蠶子欲飛若用莫將閒處去好題春思贈江妃宋崐山李衡研花箋三月江南花滿枝風輕簾幕燕初飛遊人休惜夜

秉燭楊柳陰濃春正歸○崔嵬霜幹欲凌雲俯映
寒梢數尺春須信蒼然淨明老坐中客有散花人兔

毫筆

大者為全肩次為半肩羊毫為大小落燈往時
墨其法傳自吳興頗精亦行于四方吳中

最多范成大詩有琉璃毬萬眼羅二燈為奇絕他如
荷花梔子葡萄鹿犬走馬之狀及擲空有小毬燈滾
地有大毬燈又有魚鮑鐵然及麥稈為之者一種名
柵子燈在魚行橋盛氏造今不傳即雲南所謂繚絲
燈也范成大詠二燈其一萬眼羅龍綜縹水繭魚文
縷玉英雨絲風外縐雲紉日邊明疊暈重重見分光
面面呈不深間裏趣爭識箇中情其二琉璃球弱骨
千絲結輕毬萬錦裝綵雲籠月魄寶氣繞星芒檀點
紅嬌小梅粧粉細香等閒三夕看消費一年忙又一
絕鏤冰影裏百千光剪綵毬中一萬窓不是齊人誇
管仲吳中風物竟難雙華幼武老人燈燦爛衣冠勝
後生青藜入市賀昇平掃除白髮三千丈透徹丹心

一點明側耳笙歌如有聽凝眸珠翠獨無情時人莫
道風中燭南極星辰自有名周庾走馬燈何人刻楮
作游龍尾似流星耳逐風皎皎練光馳隙過紛紛逸
景顧羣空溝分楚漢驚圍定陣接燕齊訝火紅一躍
便當三萬里不
知局促在環中
紗巾
吳中漆者最佳南渡後多尚此
又以黃練襯之取其耐裹無掀
動之患也范成大嘗製石湖巾使
北以遺館伴田彥皋由是傳於四方
紗帽胎
織藤為之
兩京扇骨
出陸
相問織成花草人物為簾或坐蓆
不逮
蓆
又一種濶經
藤枕
治藤為之頗
精出齊門
柳箱
出吳縣橫塘髻
者出甫里
藤枕
精出齊門
柳箱
漆為粧奩之用

蒲鞋

吳人以蒲為鞋草為屨杜
荀鶴詩云草屨隨缸賣

飲饌之屬二十有二酒

唐有五醖酒宋有木蘭堂洞庭
春今其法不傳惟煮酒以臘月

釀貯小餅旋賣名生泔蒸過泥封為煮酒可以經歲
或入木香荳蔻金橘諸品則各以其類名之香冽超
勝轉販四方謂蘇州酒別有白酒名秋露白蓮花白
杜茅柴白居易府酒五絕變法自慚到府來周歲惠
愛咸稜一事無惟是改張官酒法漸從濁水作醞
招客日午風微且暮寒春風冷峭雪乾殘碧瓊帳下
紅罍畔試為來嘗一盞看辭味甘露太甜非正味醴
泉雖潔不芳馨杯中此物何人別柔旨之中有與刑
自勸憶昔饑貧應舉年脫衣典酒出江邊十千一斗
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錢諭妓燭淚夜粘桃葉袖酒
痕香汚石榴裙莫辭辛苦供歡宴老後思量悔然君
陸龜蒙新醕寄襲美曉壓糟牀漸有聲旋如荒澗野
泉清身前古態煙應出世上愁痕滴合平飲啄斷年
同鶴儉風波終日看人爭樽中若使常能淥兩綬通
侯總強名皮日休和一簣松花細有聲旋將渠挽撇
寒清秦吳祇恐笏來近劉項真應釀得平酒德有神

多客頌醉鄉無貨沒人爭五湖煙水郎山月合向樽
前問底名梅堯臣謝姑蘇學士寄木蘭堂官醞公田
五十畝種秫秋未成杯中無濁酒案上惟丹經忽有
洞庭客美傳烏與程言盛木蘭露釀作甕間清木蘭
香未歇玉盎貯華英正值菊初拆便來花下傾一茶
飲為君醉誰能解吾醒吾醒已不解百日毛骨輕茶
出吳縣西山穀雨前採焙極細者販于市爭先騰價
以雨前為貴也昔洞庭出茶嘗入貢水月院茶載圖
經續紀皮日休茶塢間尋堯氏山遂入深深塢種莸
已成園栽葭寧記畝石窪泉似陶巖罇雲如縷好是
夏初時白花滿煙雨陸龜蒙茶塢茗地曲隈回野行
多繚繞向陽就中密背澗差還少遙盤雲髻慢亂簇
香篝小何處好幽期滿巖春露曉日休煮茶香泉一
合乳煎作連珠沸時看蟹目濺乍見魚鱗起聲疑帶
松雨餽恐生煙翠倘把漉中山必無千日醉龜蒙閑
來松間坐看煮松上雪時於浪花裏併下藍英末傾

餘精爽健忽似氣埃滅不
合別觀書但宜窺玉札
鮓魚乾膾色無細骨不腥
隋大業六年吳郡獻鮓魚乾膾十四瓶浸一瓶可得徑
尺盤十所又獻作乾膾法五六月海中取其魚縷切
曬乾盛以瓷瓶密封泥欲食開取以新布裹大盆盛
井底浸久出布灑卻水則敷然散著盤上又獻鱸魚
乾膾法海蝦子大業六年吳郡獻四十挺挺一尺潤
如鮓魚二寸厚寸許先取海中白蝦子以小
布袋盛末監封之日曬夜則平板壓乾破袋出之包
如赤瑠璃美勝鯖子又云白蝦一石僅約五升暴珍
之酷無烈於此今鯖子猶蜜蟹擁劍大業六年吳郡
存而蝦子則人不忍作矣蜜蟹擁劍所獻蜜蟹糖蟹
之類擁劍即吳郡賦鯉腴鯪出太湖大業二年吳郡
所謂烏賊擁劍者鯉腴鯪獻純以鯉腴為之一瓶
用魚四五百頭味過鱣鮓已上炙魚吳越春秋云吳
諸法皆不得因舊志所載存之炙魚王僚嗜炙魚子

胥薦專諸于公子光專諸去從太湖學炙魚法三月得其味因刺王僚蓋吳地產魚吳人善治食品其來

久水晶繪以赤尾鯉淨洗鱗去涎水浸一宿用新水矣水晶繪於釜中謾火熬濃仍去鱗滓待冷即凝縷

切沃以五辛醋味最珍俗云牒子魚鮓勝吳江以荷葉裹而熟之味

中荷葉包之白樂天庖鮓鮓所在有之而吳中庖詩就荷葉上包魚鮓鮓鮓為佳食市以為奇品蜜

煎以楊梅杞青梅橙橘之薰楊梅家造者尤精沈屬蜜漬之成煎出郡城周摘落高林帶

雨枝碧煙蒸處紫累累肉都不走丸微瘦津略加乾味轉滋鳥口奪生鮮恐爛龍睛藏熟久還宜珍食品

作楊家腊報寄松花餅春夏之交山人取松花調蜜須當費我辭作餅頗為佳勝僧家尤貴之

張雨恠來粗粝作鶯黃渾是蒼髯九粒香甜味中邊唯食蜜苦心早晚待休糧仙人騏驎笛省取道士嵩

陽遠寄將笑比紅綾春餅搗黍為之楚詞有秬粿其
餡巧齒牙根底嚼糖霜

環亦謂之寒具方言謂之餅凡數品雪糕花糕生糖
糕糖鬆糕焦熱餅甌兒餅之類又有峰糕謂之重陽

餅角黍之或用菰葉油堆用粉下醇裹糖製圓子粉

為丸范成大詩撚粉團圓駱駝蹄蒸麵為之其形如
意二品俱為元宵節物

冷丸用水食之為寒食節物餉以麥芽熬米為之古

之飴唐人有膠牙餉見陸魯望祀竈解今俗尤尚
總名曰餉出常熟直塘市名蔥管糖出峴山如三角

粽者名牛乳出光福諸山田家畜乳牛善餉可以芻豆
麻粽糖牛乳取其乳如菽乳法點之名乳餅可以致

遠四方貴之別點其精者豆生用豆粉揉和如
為酥或作泡螺酥膏酥花

工作之屬十一繡作

精細雅潔裱褙自兩京外惟吳中稱蘇州繡

畫史有蘇州繡工之名其來久矣

銀作

出木瀆元朱碧山蟹

漆作

有退

光明光又剔紅剔黑絲漆皆精

鍼作

出郡

鐵作

自歐冶子鑄劍吳中鍊工不絕今出靈巖

山下數家能鍊鐵成鋼製刀者資之

錫作

亦出木瀆舊傳朱象翼所製為佳

銅作

亦出木瀆

王家其製香毬及鎖皆精巧

有嵌銀壺瓶香爐諸品出常熟

木作

出吳縣香山永樂時造北京宮

殿有蔡某官至司丞蒯某官至侍郎皆香山

泥水作

即韓子所謂巧者亦出香山

窑作

出齊門陸墓堅細異他處工部興作多于此燒造

姑蘇志卷十四